

北京圖書館  
1951.1.12  
期刊庫

# 品作

期五卷一

行發版出屋書革野

# 南 京 興 業 銀 行

經 營 自 建 大 行 業 切 務

總行 南京中華路六十七號  
電話 二二二六 二二六六



上海辦事處 亞爾培路二號  
電話 七三七六八號  
南京辦事處 復興路中央商場

# 信 成 商 業 銀 行

自 建 四 層  
新 廈 並 築  
新 式 倉 庫  
辦 理 銀 行  
以 及 堆 棧  
一 切 業 務

行 電 第 一  
址 話 一  
中 華 路 二  
六 十 五 號  
五 十 五 號

# 田野作

編主野田

背叛

林青

三個孩子

曹原

我的寫照  
馬廐野郎  
寄臥佛寺  
散步譜  
月亮的評價

關永吉  
路易士  
黃帆  
葉琳  
查顯琳

白馬的騎者

雷妍

旋風

夏穆天

版出日五十月一十年二十三

背

叛

林

青

一

青年牧師劉埃及闔起眼睛，一條通達天堂的康莊就在他眼前若隱若現的浮顯出來。

劉埃及細白纖弱的手指神經質的跳動了一下。困窘在塵間狹小的思維就悠然的脫離了人間，往復於一個龐大的原始的曠原上了——

他在沉思着人類的生死。

死亡與生存中間是一堵不可窺望的鴻溝呢？抑是如薄紗細絹樣的易越呢？他以像煞經驗的說法體驗這兩種死亡來臨的實感；生死如鴻溝的實感是身臨於危崖的戰慄，迫到自身已墮離危崖的時候，這心情除去無可如何之外，劉埃及却再也想像不出什麼來了。生死隔離如紗絹的說法，頗帶有一股哲理與詩的制度，在沉醉於「死是上帝的召喚」的基督教中的劉埃及，像是一件比較容易體會的事物，而且一道直往天堂的道路又若噩夢一樣的壓在他的錯覺裏，似乎只要用思維將邏輯的公式銜接上，跨過細紗的死亡就會一目了然了。然而，事實上他却不能銜接起這極度簡單的邏輯，他用頭腦衝擊着這顛不可破的，鐵一般的例證，用感情與記憶聯想這感覺，然而，他什麼也想像不出，剛剛颯風披靡的，騁馳在莽原的思維像受了惡毒的玄術，中止而蠕動在自我心中的幽林中了……他感到一陣自癡的麻痺，心在血管內起始縮小。

睜起閉閣的雙眼，他仍然如剛剛一樣佇注在那一行引他默想的字句上，那上面寫着：

上帝在召喚你，聽到他的聲音，你便進天堂了。

劉埃及煩亂的閣上這當作生活戒規的聖經，以充血的兩腿踉蹌至窗前。

遠處的鐘頭已是燈火萬家了。

## 一一

在某種意義下與某一些人物的觀察裏，劉埃及是一個十全十美的青年人；出身於江南的中落望族，生長在粗曠剛毅的北方，先天鑄就他缺陷的個性，却也懷抱着一顆柔軟若水的脆弱心田，十八歲死去為宣繁獄的父親，十九死去一往情深，惟傾註希望於此父子兩人的愚駭母親，迨到一把不大不小的資財交付在劉埃及自己掌握的時候，已是他涉訟半載，中飽多人後的廿歲了。劉埃及目睹接一接二的家變，再加以叔族輩的貪鄙嘴臉，覺得人事日非人情如紙，就在這北方大城裏茫然的定住下來。由於對人世的灰懶和資財尚在，他像一個含着幽會的處女，偷偷的走了一條永遠不能成爲詩人的路：他選修了文學。那時候正是所謂新感覺派將被介紹到中國來的時候。兩年的注入式教育，和無望的閱讀記憶，雖使他把莎士比亞和密爾頓的時代分辨開，不過，一種幾乎是吃力讀書的青年人都逃不開的運命狙擊了他，肺病像白脂虫腐蝕着一顆弱小植物樣撲倒他。他病在一家山間醫院裏。

爲了破除落寂，和抵抗那不可知的未來，他廣泛然而却不深入的閱讀了有關醫藥的書籍。陪伴着他生活的除去那抹紅口唇的看護小姐外，是一位年逾知命的猶太牧師。由於這湮滅國籍，必然客死他鄉的未來，他以廣然之軀強烈的憐憫起這猶太人來。霍然炊煙裏的鐘聲，莊穆的讚美詩，和那並無所動的詭辯說教，給與他是一個玄迷懂解的啞語，時日過來，一絲不改，劉埃及對這歷中的人類，由強烈的憐憫猛然轉捩一變而爲猛烈的崇敬了。說明這心情的，惟有劉埃及對死亡的恐懼；往昔，他以一種謾動於衷的冷酷凝視着自己肉體的崩潰，現在却堅決的執着於將來的活潑生存了。醫藥所難挽回的是心靈頹敗的絕滅，疾病所不能左右的也是強勁的生之渴念；劉埃及

就這樣的由沉痾一變爲欣欣向陽。醫生發現這徵兆的時候，雖不免因好轉而雀躍，然而，多疑背德的醫生反而詢問起這病人精神存續的始末來。迫到聽說是因爲教堂鐘聲召回死亡的靈魂時，這唯相信肉血模糊的生理的醫生又不屑的失笑了。最後，經過劉埃及的堅請，這猶太的牧師就來到病室來訪這奇特的青年病人了——

他，這飽飲人生憂患的牧師，是一冊破舊的百科全書，懷有過飽和的邪惡與智慧，他有無可指摘的紳士孝度，有玄術樣趣味的笑料，有女巫樣迷惑人的談話，更有女性般忘我的可親性格。二千年祖先遺給他的的是永綿無底的苦難，到了六十歲的年紀他竟完完全全的變成一個生活者與生活設計者了。

劉埃及也受了他的媚惑。

由舊約創世紀起，他爲劉埃及安排下未來的羅網。半年過來，劉埃及復活，復活得像一顆新生植物樣的充滿，躍躍欲試的生命，然而，他忘去雪萊，忘去拜倫，充塞在他心裏的是宇宙間絕頂的祕密——他皈依了。

一個浪漫思想怕永遠被認爲進步的先兆。劉埃及擁抱在那與身俱焚的貞堅中的就是這點可憐的小念頭。他自作偉大的，決心以耶穌出埃及的悲壯心情，留駐在這醜惡的墨土上——尤其是這埃及沙漠樣的中國國土上。表明這決心的是：他拒絕了一個出國的機會，而且，更深謀遠慮的將他那爲人忘記的名字改爲劉埃及。——這是他學文學的功蹟；兩年大學修辭學教會他雙關語的使用。

年青牧師劉埃及就這樣悲壯的生活起來。在教會中，他以堅毅不拔，矢志不變，換來孤潔自賞的贊稱，而那些不懷好意的外國老處女却環繞着他喊：Promise Young man。在真實的背面，權變與謀劃的設計中，劉埃及變成了一個代罪的羔羊——戰爭時候，他是戰况最烈的津浦沿綫的天使，他守護沒有下肢的戰士，他安慰失明的產婦，他爲單純樸淳的老農背誦大衛的故事，他眼睜血睜却爲人們編織華美的天堂，他……總之，在他所到的一切地方。散佈着謊言。

就是那樣一天，當他厭煩起自己述說的，人類惡意的嘲諷時，他爲一枚不幸的，未命中的砲彈震昏大腦。等到兩個月平復的時候到來，他像患了一場熱病，癱軟的殘出野戰醫院，那時候——

戰爭過去了，暴戾的彈火蹂躪過的大野又生出長草，稻麥疏落然而精豐的結成新實，迎着九月的暮秋風，嫩岸的搖擺着——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讀者們！他往那裏去呢？這善良的小角色。

### 三

他終於尋到他的去處。

廣大的世界尚能有一席之地爲那些刻毒的鷹隼，又何能沒有這善良的小人物的地位呢？他終於尋到了。

由那位猶太牧師的提議，他接受了一個苦行派遣。

他揚帆於一個荒誕的寒外寒村了。——這不幸的，被擯於想像的寒村即便在一幅精緻的地圖上也尋不出部位。住定在這僻野的，伊乘裏，記憶裏，都沒有一個逃過厄運；悄然的死滅是這荒誕村鎮的唯一的前路。然而，他却接受了這無情的安排，他執着的生存變成一盞暴雨下的殘燈。不過，他有他的想頭，一個逃出頻危的肺癆，逃出戰火的死劫，篤信我主的基督教徒的想頭：

「生死的距離究竟有多麼遠呢？而且，到天堂去的死亡，與敗德不智的生存，那個應當爲我們服膺？那個又應當作成我們持之以恆的生或死的教條呢？」

這是未定的例證，而且，劉埃及是懷着誓以身殉的決意來試行這例證的。那麼，對於傳聞的厄運，對明天，對仍有一絲生機或然的未來，又何必焦疑，又何必躊躇不前呢？

——於是，通過不如意想中那麼可怖的行程，劉埃及抵達而住定在這小村鎮了。持着膚淺的醫藥知識，在這寒村，他展開他的未來，一個月的日子過去，他接觸的，竭求墮入塵間的生理病人，比那追求上帝召喚的死亡的  
精神病人多多，於是名實兩面，他由牧師一變而爲郎中，而且是名滿山鎮了。

苦行的前部已悠然的完成。其明日未來是有待於可否能够生還的事實的，沒有人想，也沒有人注意。即是劉

埃及自己也爲戰爭的襲擊，身心兩廢的陷在一種極度的疲乏裏，沒有時候兼籌並顧的考慮那渺不可期的未來。何況他心中尙鎖着那急待實證的宇宙祕密呢？

#### 四

這時，爲思維困頓的劉埃及雙手用力的握住窗櫺，木材因動搖與壓縮呻吟出絕望的吱吱聲。他感到一些發洩後的痛快，抬起頭來，想望一望那閃眼的繁星，然而，隔住他眼的是濃重的霧色，一兩絲涼雨打在他睜開的眼皮上。

夜色闔攏來，村鎮的燭火在濃霧中化作一團不懷好意的朦朧血球。

劉埃及掩起窗帘，微微的打了一個寒戰。

那一位半教友，半親族的魏姑奶奶已推開戶門走進來：

「埃及，有什麼事嗎？」她小心的問。

「噢，沒有。——我在看路上有誰來了。」

「路上？這樣大的霧怎麼看得見呢？」

「不，一定有人——」

路上果然有馬蹄聲，而且是焦急煩燥的馬蹄聲。

「這樣晚，這樣大霧，能是誰？」劉埃及在想。接着對魏姑奶奶說：「請進去吧，你會受涼的——」

焦燥的撞着前門的聲音却將他的話掩埋住。

沉重的開門聲，工役的應呼聲，馬走的聲音，吸香煙擦火柴的聲音，就要走到房門口——他等待着，等待着

——靜止了。

他讓那靜止延長着。然而，依然沒有聲息。



他奇怪的拉開門——

「哦——」他倒吸了一口氣。

一個龐強雄偉的漢子，手裏拿着一支發着藍錠色烏光的手槍，坦然無遺的正立在房門前。手槍就指着劉埃及的小腹。

他倒退了一步。

那漢子機警的徊視着房子，眼光停留在魏姑奶奶的身上，上下打量一翻，再回到劉埃及的面孔上，一股殺氣霎然的逝去。溫和的開口說：

「打擾得很：我們得住一夜。」

不等劉埃及回答，就用眼視意後面跟從的兩個人，於是，另一個負傷的就被抬進來而安置在劉埃及的床上。望着這無力還擊的對手，那漢子像慚愧似的收起手槍。解釋說：

「這也是不得已，請原諒。而且——我們還沒有吃飯，如果，不是太不方便的話——」

語氣就在這半命令，半詢問的客氣中停止住。

劉埃及沉默的望着這人，一刻，對站在傍邊的女人說：

「魏姑奶奶，請進去吧，這裏要着涼的——」  
被稱作魏姑奶奶的女人像一匹受驚的老馬一樣，蹙手蹙足的擠出門口，甬道裏消逝了衣服的縷縷聲。沉默再鬧攏來。

兩個人對面僵立着。那漢子迷惑的拋掉手中的烟蒂，手不自然的按住槍袋。

「你是知道禮貌的，」劉埃及鎮靜的說。那漢子廢然垂下按住槍袋的手。劉埃及視若無睹的接着說：「這樣就是禮貌嗎？」

那漢子低下怒髮叢生的頭。

「你叫什麼名字？」厲聲的問題。

「老八，他們都叫我老八。」

「等一等，老八，等一等——」

床上躺着的負傷者忽然停止呻吟，吃力的用下肘支起上身說。

劉埃及和老八不期然一齊回過頭去。一種突然的襲擊在劉埃及的心中昇起來，房裏的陳設像噩夢樣的向他擺過來，他充滿恐怖，兩手痙攣的握緊，緊張的望着那負傷者：

「你！你？——六年，是你。」

負傷者以死魚眼的眼睛望着劉埃及，用力的盯視着，若有所思的流出一脈深槽，傷痛使他失去力量，嘴裏囁動着幾個斷續的字，頹然的倒下——

劉埃及衝過去，伏在負傷者的身上，血跡與土跡沾着他的衣袖……他竟在那人的腋下埋下頭——混合着少年熱情的快樂，與痛苦的記憶之淚水，滲透他整個的心，啞然的奔流出來，沉重的跌在負傷者的臂肘上。

爲生死問題所苦惱的大腦再度受了強烈的振撼，他像喪失了自己一樣的昏迷——一隻手，一隻垂死絕望而充溢着不可解釋的深情之手，愛撫的貼上他的頭髮。劉埃及脊椎上像有無數白蟻在爬行。

## 五

人子有史已來，與生死等量難解的是感情的存亡。它鑄成人間激意的鴻溝，也鬆解堅厲的防範。

劉埃及與這些來路不明的匪徒就爲了這不可解說的啞謎，由對壘相持一變而爲親熱弟兄，更甚而圍在一起大杯痛飲了。

被稱作大年的漢子是一個骨角稜露的中年人，蔭謀的叢髮佈滿在他那無肉的下腮胸脯大腿上。他像從一種新鮮的引導裏把自己由槍傷中解救出來，正用孱弱殘廢的手持起酒杯，引歎吸入頻沒的肉腔。

劉埃及費解的凝注着這人。

「七年——這悠久的七年。」劉埃及感慨系之的衝破沉寂。

「惡夢樣的七年。」大年愛撫的用左手擺弄槍傷，憤懣而睥睨一切的說：「我還沒有被槍彈打死。」

大年竟面對死亡而驕傲了，他發出挑戰的笑容，露出一列絕頂淒白的微笑。慘笑如寒光，在劉埃及的心裏打出三重閃光！馬上，他閉住眼睛，網膜上幻化出受傷者的小腹；破裂，紅腫，發熱，潰爛，不可救治的腹膜炎

「大年。」劉埃及恐怖的張開眼。

「嗯。」受傷者無所用心應答他。

「大年你會——」同樣挑戰的微笑壓住他的話。

「我會死嗎？」大年悠閑的向上空噴出一口濃煙。他已看出劉埃及的意思，「我會的。」

「可是——」

「可是。」大年豎起雙眉，盯住手裏的煙蒂：「可是我要一個痛快的，全體的燃燒。」

劉埃及的小腿戰慄了；一個痛快的燃燒，一個匪徒的痛快的燃燒，惡魔般的屠戮，瘋狂的放火，凝連成一片血與火的大海，這片血與火的大海，澎湃在這虔修的使徒心中……劉埃及衰弱的跌倒在椅子中。

「不。」

這混合着傷慟·勸阻，譴責與熱愛的，無有一絲意義的字，掙出劉埃及作痛的口腔，如一枚輕飄的黃葉，落在地板上，卻沒有落在這些匪徒的心上。

「善良的牧師。」大年嘲諷的說；「我要用手術，我要你用手術。」

「我？」劉埃及的身體向椅背倒去。

「難道錯了嗎？」大年問：「我是慕名前來的。」

劉埃及陷入自我戰鬥的沉思；淺膚的醫術，十年故友，橫行不法的大盜，人爲的法律，和那永恆不移的，閃動在人類靈魂與肉行絕念的死亡暗影……他抬起禿神的頭。

「大年。」劉埃及的聲音顫動着：「我怕醫不好你。」

「死在一個舊雨的手中，比死在一個生人手中幸福？何況，我是不會死的。」

「你怕！」

「我任其自然。」大年爲一陣新的痛苦壓迫着，停止講話，擺一擺手。

劉埃及明白他的意思，然而，却直立着不動，他的牙齒突出口唇咬在顫抖的下唇上。

老八猛然竄上一步，用手槍抵住劉埃及的前胸。

劉埃及視若無睹的撇一下嘴角。

「大年。」聲音寒冷若水：「我並不怕你們的危脅，不過，我也不能保證你的生死，正像我不能保證我自己的未來一樣。我現在自願的爲你動用手術，也要你自願的回答。」

「死在一個舊雨的手中比死在生人手中好得多。」大年恍若無事的瀟灑說。「不過，牧師先生——我的老朋友，你不會叫我死吧？」

「那也說不定。」他刻惡的回答。

## 六

當晚行過手術，大年先後遣走那兩個隨人，最後，在老八面前囑咐了幾句話，就睡去了。

老八在三點鐘的時候冒着薄寒的細雨才騎馬走去。

劉埃及以一種恍然若失的心情守候在大年床邊，手裏依然捧着那本聖書。他在想——那個不變的思維如一條花蛇纏住他的大腦。

大年羸弱的胸膛伏着。東方黎明的微光刺破曖昧的朝霧塗抹在大年的前胸，粗長毛髮在第一種曙光下變作一脈起伏的墳崗。劉埃及諦聽着，隔夜的，不幸落在屋脊上的殘雨，流過瓦溝呻吟的滾下來，在他的耳裏像是死亡的呼嘯。

花蛇的思維在他的精神中蠢動起來——他要拯救這異端裏最大的異端。

清晨來到，却没有完全放晴，太陽在靄霧之中顫得分外擁腫，像一個多產的孕婦赤裸出鬆馳的，結子的小腹。

大年從夢囈中醒轉來了。

「哦！你竟沒有睡？」感激於劉埃及澈宵不眠，這玩世不恭的漢子吐出屈辱的聲音。

「你竟沒有死。」劉埃及感於幻夢沒落，違心的說。

「不要忙，死是總歸要死的。」大年說：「不要管這個。來，讓我問問你；七年來你幹了些什麼？」

「我到處的活着。」他無誠意的回答。

「這到是一句活人說的話，不過，你却活在自己的心裏——」

「我活在我心裏！」劉埃及說：「我的心在血肉橫飛的戰場，我的心在破毀的荒野——像這裏一樣的荒野，我的心在死人復活的身上——在那無依無靠，成千累萬的病人身上，我醫好你這樣的強盜。只是沒有聚眾打劫」

「可是，你是一個善良的牧師。」大年拷問他。

「善良？」劉埃及瞠目反問。

「善良得明哲保身的活了下來。你到過戰場，吃過苦頭，你却恍若無聞的逃離開了。」

「逃避？——」

「你什麼都不知道。」大年截斷他。「你不會痛苦，因為」大年悽慘的一笑：「對不起，你整個麻痺了。」

「苦痛在心裏。我不會像你——」

「我，怎麼樣？強盜，土匪，惡棍。怎麼樣？這就是活着的教訓，自己不想活，誰也不會養活你——」他停頓一下，注視這多年來守貞不渝溫文爾雅的老同學猝然地：「你知道今年是中華民國幾年？」

「我——」劉埃及惶恐的低下頭，使氣的說：「我不知道。」

「算了吧，我到料不到你這樣直爽。」

劉埃及偷眼看他，一雙銳利尖刻的目光正對着他。

「活着，活着。」大年平靜的說：「全沒有用，曬着活的，心早就死了——」

「反正我不能獨善其身。」劉埃及的聲音變得嚶嚶了。

大年正為一陣苦疼浸沒，沒有聽見他的反問，只是挺直身軀，將頭轉向床內去，觸到他手的是那本聖經，大年拿起來，用遼遼的雙手撕裂着抵抗肉體侵來的痛楚。聖經在他的手裏裂成碎片。一片片飄落在地板上，無顧忌的壓在地板上的脚印上。大年昏過去了。

劉埃及空洞的想：

「書籍就像這些書葉掩蓋了人類歷史的足跡，大胆的，恬不知恥的陳放在人目前——那麼，歷史是不是捏造的謊言呢？」

## 七

黃昏時候，大年還沒有醒來，喉頭只蕩然存續着一絲呼吸。可是，在劉埃及心裏，就像一個母親對一個衰弱無望的末子一樣，更其深的灌注了自己的深情，決意用自己的血肉來換取他的生存了。

然而，大年的病候並不見得好轉。面部泛出紅潮，胸口起伏着，嘴裏更斷續的說着夢囈，間或也唱一兩句亡失在記憶中的，童年的歌曲。

劉埃及由大年口裏拔出精細的溫度表，對着陰暗的窗口，檢查他的體溫，C四二·三就在他的面前椰榆的顯

出來，他搖搖頭。衝過竟日大霧；有一匹快馬馳過來。他定眼看時，分辨出那是老八。

老八像腦有成竹的帶來一籃東西；牛乳，雞蛋，水菓，名貴的香烟，精緻的毛毯，和一本雍容富麗却也來意不明的進化論——那本膜拜殺戮，力主強食弱肉的邪書。

「放在桌上。」大年醒了，聲音變得細弱無力：「把那本書拿給我。」

老八在這負傷者的面前像一匹降伏的狗樣的馴服。劉埃及把眼轉向大年——這人完了，一日夜精神對肉體的血搏完完全全的失效了。他整個的崩潰已在肉肢上顯露出來，精神時時在頹敗中渙散着，衰微的動靜脈在骨骼外層織起一面絕滅的網膜，睜睜人間只抗不卑的眼睛也深陷在那權威的兩頰裏了。劉埃及心裏猛然感到一片荒涼。和老八說過話的大年目送老八出去，就轉問劉埃及說：

「老劉，生活把我們隔離的太遠，七年別離，在你的睛中我成了無惡不作的匪棍，你在我眼裏成了小孩子，這怎麼能使我們相睦無爭呢？這一次，憐天之幸，叫我們遇到了。也許我就要好起來，也許我死在你手裏——」劉埃及的毛髮豎立起來，大年已覺察出他的恐懼。

「不要怕，死活和打仗沒有區別，也不值我們分什麼心思；我活了，明年春天我仍舊能出去。我死了，我的兒子還能長成起來，而且，這一切都是我自願，誰也不能代我怨恨誰。剛才那傢伙也是善良的人，他不會錯了體貌。」

「你應當休息。」劉埃及粗暴的反應這對虛榮的襲擊。

「不，聽我說。」大年傍若無人的說：「人是費解的東西，明白人不屑一想，你反而要想。所以，昨天我就為你準備了這本書——雖然也是謊言荒唐的書，可是，也許它能幫助你減短我們間的距離。——」

「別胡想，你就會好的。」劉埃及變得哀求了。

「誰知道。」大年綻出一個屏細的笑，再吸入一口深長的香烟。陷入失神的靜默裏。

兩人對峙着。大年的眼睛閉住，烟蒂落在枕邊。劉埃及拾去煙蒂，望着這酣然入睡的漢子，心裏默算着「最

暹明晨。」

這推斷給他極大的衝動，他忽然憶起醫生的責任，他忽然想到友誼，法律，死亡，匪徒的手槍，和那以血洗血的報復，他迷亂了，往復的在房內踱着大步。屋頂像地震樣的向他砸下來，他驚慌的喊着，廢然的倒在地板上……一晝夜的守候疲勞，一晝夜意志與意志戰鬥的倦乏，使他陷於深沉的無知。負傷者的呻吟要水聲在房裏飄動着，無人回答。

## 八

待到他醒來時，他已睡在一架救護牀上。

景象依如已往。他衰弱的問：

「幾點鐘了？」

「五點差五分，牧師。」老人回答他。

「啊！」他驚恐的喊。吃力的用肘將身體支扶起來，他看見房內充滿了不相識的彪形大漢。他站起來，搖搖欲墮的排開衆人，走到床前的時候，他的心沉下去了。大年已到了彌留的時候。

「針·針，老人。」他突然喊出來。

「沒有用了。」大年的手足已失去效能。瞳孔中，一點充溢生命的光彩已在散失了。他是一顆草本植物，在萎謝了。

劉埃及看到這一切，然而，他拖着充血的兩腿撲在櫃子，拿出最後一支強心針。心里想：「我是清醒的，叫他解決我心中的疑團……」

可是，他的四肢却是衰弱的，強心藥管在他癱瘓的手中滑落，粉碎在地板上，他像失去他的世界一樣，撲向地板，淚水掉在地板上，舌尖鼻尖有辛辣的藥味——那是珍貴如宇宙，滑膩如思想的，一CC的強心液。



## 九

如被最後一鞭擊打終於跑到目的地的劣馬，劉埃及掙扎的由衰頹中蹣跚出，定睛在紛亂的室中。

一切都完了，大年已移在救護床上，上面一條雪潔的白巾隔絕了他的塵囂。生死的祕密也鎖在他那緊閉的雙唇中。劉埃及向那里詢問呢？他那永世不解的宇宙祕密。

劉牧師，打擾得很。「老八約束自己的說：『我們要走了，這裡是兩天的醫藥費。』」

劉埃及木然的接過老八的紙包，呆鈍的望着他們行禮，沉默的排成一個行列，輕聲的走出去。絕頂的沉默，一絲人聲也沒有。

劉埃及看見灣過他窗口的，沉靜的行列。他撲向窗前，這行列如噩夢一樣的帶走了他的友人，他的祕密，他的宇宙。

## 十

劉埃及恢復到清醒時候是六點五十分。

他張開手掌。那兩天醫藥的酬勞諷刺的臥在他的手中。他展開潔白的紙包；兩枚厚紙的火車票，和一封斷箋。

老劉：

意想不到能在這僻靜的村鎮會到你。尤其意想不到你一定在我死後才能讀這信——我驚訝我的死亡。這世界憎惡善意，尤其善良如你——一手醫治人類靈魂，導之超昇天堂，一手醫治生理創傷，送人墮入動物凡塵——的偽善職業。

不論我的死活，當我離開你這里一晝夜後，住在這房子裏的，必定死亡。這是定例。爲了你，我破格給你一個優渥；臨讀這信最近的一班火車是你唯一生還的機會。

門口的馬車就是解救你的，它會聽從你的差遣。

大年

佇立於爲朝霧掩埋的窗前的劉埃及默讀過手中的斷箋，反而變得極端鎮靜。目下，他再逢遇了人生里最易出現而最不易解決的問題；他的生活又展開一個簇新的局勢，他往那里去？守候那逼近的死亡呢？抑是執着那絕無僅有的潰走，逃脫於無意義無道理的天亡呢？

劉埃及並不踟躕於這戲劇性的未來，也不憤懣於這刻毒的亡友，同時，更不腳踏兩船的徘徊在這即將到來的一切。他只是落魄於自己生活規條的崩陷，正如他十年故友所懷疑的；應當導人靈魂昇超步入死滅的天堂呢？還是應賦人以生命驅之馳往人間呢？由是，在這兩者間他又應當汲取那一口井里的智慧而奉爲今日已後的生活戒律呢？

他終於出發了——他揜棄過往的一切，由這荒誕的寒村出發向一個更其荒誕不經的未來了。

## 十一

六點鐘時候，劉埃及推開長窗，向濃霧中的馬車詢問：

「到車站來得及嗎？」

「最近一班是七點半的快車。」老八的聲音。

「我收拾一下行李好嗎？」

「我覺得你先應當看看你的馬車。」

劉埃及聽了這像命令一樣的回答，他用手拉開房門，清晨的馨涼使他打了一個寒噤，順手取下一襲大衣，裹在身上，走出去。

一輛精緻的馬車。風雨蓬支起來遮住秋涼的濁雨。劉埃及跨上車。

一切都像爲他準備好一樣；餽贈用的土產，行旅用的厚羊毛毯，簇新的洗滌用具，水菓食物，精細的行李……劉埃及驚住了；在這細心多情的物件之上是一本紅虎皮紙的大書，包皮上用更深湛的玄黑書寫着「聖經」二字，劉埃及坐在車墊上，翻開第一頁……

馬車已沿着爲秋雨蹂躪過的草徑滑動出去——

他分明知道這一切，他也可以命停下，然而，他沒有詢問，也沒有命令。一種繼接於潰離過去的癡情佔有他；他猝急的揭開書頁。一頁浮動的紙箋擺在他面前——

老劉：

你不必厭惡我的多事；一個亡友的盛情是足夠你平安抵達你要去的一切地方。

這里爲你準備下一切必須的東西；即使是你一年之需也爲你準備好——存摺放在你的提箱中。

我不知道你去什麼地方，我想你也許要去你那猶太牧師住的青島。不過，他現在却住在上海。所以，我作主的爲你買了上海的車票。

他的住址是：上海華懋飯店七樓七四九號。

我想這對你是有用的，是吧？我的老朋友。

再見了。如果你的天堂是存在的，我要和你在那里相見。如果我的天堂存在，我愿這本書幫忙你。

大年

劉埃及沉吟着，用手將這亡人的，戲謔的紙條揉成一團，拋向車外。

秋霧更濃了，威嚇的埋住峯巒，掩住大野，遮斷劉埃及的視野。

他此時的思想也像爲層霧囚限住一樣，靜止，朦朧而不分明了。

急馳的馬車背後響出一聲尖厲的步鎗，像擊斷了劉埃及與這寒村的一點瓜續，往日，像頽垣一樣，在他背後

沉落了……他呼出一口深長的嘆息。

## 十一

十一月初旬，劉埃及出其不意站在華懋攤店七百四九號房間里了。

那猶太牧師風度仍如已往的洒脫，只是在口唇上多了一撇鬚鬚。這人，在劉埃及的眼里就更顯著的變成一個從他人一生憂患換取自己幸福的市儈了。

猶太牧師從無動於衷的神氣望着他，突破僵寂：

「年青人，你有了奇遇吧？」

「我換了職業。」劉埃及以尖利的話回答他的詭譎。

「這是聰明的。」煙斗里蹣跚出青煙，牧師跨坐在臨浦江的窗子上。

「爲什麼？是爲追隨了你嗎？」

「不。」牧師已覺出劉埃及的不滿。「不，年青人，你有你超特的才能，任何一種職業中你都能够創造奇能的偉蹟——至於我，我不過是歷史的受難者罷了。」

劉埃及咬緊牙齒。

「宗教對你却無用處，它澄清了你渴慕死亡的荒念，引導你走出危險的峽谷，賦給你重新的生命，對你就完了。衝出幽暗的世界才是聰明的——那麼，你的新職業又是什麼呢？」

「強盜。」劉埃及無情的說。

「哦。」牧師握緊窗櫺，接着恍若無覺的說；「你從那處得來的，這奇妙的想頭呢？」

「進化論，報復你的。」劉埃及一字一字的說出來。

猝然，劉埃及如邂逅故人一樣，又爲那深埋心底思維的花蛇包圍住。他在想：

人類的生死是一端不可窺望的鴻溝呢？抑是如薄紗樣的易越呢？人又應當追尋死之超昇的天國呢？抑是應當接受千世不易的，苦難的，低劣的肉行呢？

「報復？不，」牧師截斷他的思路，要向宇宙的生死行最大的賄賂了。「——」

劉埃及衝過去，以飽歷苦楚的殘弱之軀撲在那狡猾的，怪誕的，小亞細亞民族的後裔身上。牧師雄偉的肚子失去平衡，兩腿絕望的伸起來，沿着那高聳的建築物跌落下去。

煙斗在這人身邊以等速向下降落……

劉埃及伏在窗口，傾神注視這跌落的人體。上海高貴的大馬路路燈已燃點起來，在劉埃及眼裏花作一條死貓……他心裏極靜。

三十分鐘已後，劉埃及爬上七百四十九號的窗子，定睛在死貓的大街上，彎身出去，竭力想：  
應當是什麼感覺呢？

# 三個孩子

曹原

「姐姐，咱們回家吧？」

一個約有四五歲的孩子，坐在一家住戶門前的石階上，因為天色已是將近深夜的時候，孩子感覺有些涼寒了。這個孩子上身披着一件線的背心，可是破碎得只剩下一邊掛在肩膀上，下邊一條用麵袋做的褲子，已經漆黑得像條抹布似的，他手裏抱着一個鐵筒，裏邊空蕩蕩地，還有一個缺沿的磁碗。他的眼睛望着身旁的一個約有八九歲的小女孩，連着催問了好幾遍，可是那個女孩子也沒搭理他。那個女孩子的頭髮長長地披放在兩肩，身上穿得到還整齊，只是兩個孩子都光着兩隻腳。

「姐姐，這時候也要不着甚麼了，乾脆回去吧！」

那個女孩子聽見這句話，才抬起頭來，懶洋洋地拿起那個空鐵筒，用手扯起那個孩子的胳膊說：

「龍兒，你冷不冷？」

「姐姐，剛才喝下那點涼麵湯，身上就不太冷了。」

兩個人沉默地離開了那條胡同，慢慢往家裏走去，但是他們的家依然也是沒有溫暖，地方又是那麼偏僻，差不多是靠着城牆，一個大雜院，這裏九間房到住下十來家人，不用說院子裏堆着些破爛東西，就是每個屋子裏的人已經是沒法住了，可是因為現在的天氣還在初秋，對於他們到還方便，大部份全都躺在院子裏，一睡就是天亮。

龍兒跟着姐姐走到這條街上來的時候，他們的眼裏就看見在街頭，也有不少人在那裏露宿，其實在他們這原

是極平常的事，所以他們倆從老遠就可以認得清，靠在牆角那是王大媽帶着丫兒，或是斜橫在門口那個舖，一定是劉大爺，絕不會有錯的，他們倆跟着輕悄的腳步走進院來，怕的是驚醒那些正在夢鄉的人們。

兩個孩子首先看到院子裏七橫八歪地躺了不少人，只有自己的屋門前，倒是挺清靜的，只有龍兒媽坐在一條小板凳上，把頭扎到兩個襠膝蓋上，臉是放在手心裏，顯見得是瞓着了。

「媽！」

龍兒剛叫了一聲，就被他姐姐連忙搖着手，就把底下的話嚥回去了，可是龍兒媽並沒有被他們叫醒，依舊在那裏打着瞌睡。龍兒也躡在旁邊，姐姐輕輕把鐵筒放在地上，用手慢慢搖了搖龍兒媽的肩膀，這回龍兒媽彷彿在迷夢裏驚醒過來，一抬頭看見他們兩個，在黑暗中就去摸索那個鐵筒，姐姐忙從懷裏掏出半塊硬巴巴的窩頭來，她遞過來說：

「媽！今兒就要來這麼一點，我們倆誰也沒敢吃。」

龍兒媽把那塊窩頭接過來的時候，在手裏顛了一顛，半天沒有說甚麼，只是在那裏沉默着不語。

「媽！」姐姐也躡下身子靠在龍兒媽身旁說：「龍兒喝了點涼麵湯，您呢？」可是龍兒媽只用手撫摸着她的頭。

「您不是說，跟劉大爺借倆錢，也幹那換洋取燈（註一）事，弄點破爛，劉大爺說能給您賣嗎？那麼早晌我也能跑鬼市（註二）呢！」

龍兒媽先是用嘴噓了一聲，接着又用手往屋子裏指了指，兩個孩子彷彿在心裏都吃驚了，嚇得好半天不敢說話，四隻小耳朵都靜聽着屋子裏的聲息。

註一：換洋取燈就是一種街頭婦女職業，住戶用破爛東西換取火柴。

註二：鬼市是一種集市在黎明前買賣物件。

在孩子們的心裏，對於他們這個病癱在炕上的爸爸，他們是畏懼到萬分了，這個人從前是在車站裏做事，後來升到了搬道夫，有一次因為換了站長一窩心拳，就病倒了，可是偏偏一病就轉到氣迷心，人就成了半迷不醒地癱到炕上，四肢只剩下半邊手脚能自由轉動，但是這有甚麼用呢？他就算成了廢人，倒在炕上要吃要喝，因為日子艱難，甚麼東西都不能隨他呼喚，就夠飛到嘴邊來，這樣就苦壞了一家人，沒有一個人能替他生產，最初到是跟親戚借錢去治病，誰料到這個病是沒法治得好，只是把人弄得愈發暴躁了。他總是要動左手打人，或者用他那隻左脚去踢人，甚至於胡罵些不中聽的話，這個人已經是失常了。那麼算起來，倒在炕上已經有了半年多光景，龍兒媽是一時也木能離開地方去伺候他，因為沒有吃喝，就把孩子打發到街上去要點吃喝，不管孩子們怎麼樣，至少每天要得拿回家來點東西，這種事該是多麼渺茫，假如孩子們走出去一天，甚麼東西也要不回來，那是非常可能的事，但是倒在炕上的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原諒的，同時也沒有法子能使他明白如今年月的艱難，因為他這個人看起來似乎很明白，實際上他却異常糊塗了。

龍兒媽眼望着他這個魁梧人，一天一天的枯小了，她難過得真有尋死的心，但是她不能死，她只有眼望着這個人慢慢地死去，然後再領着兩個孩子去打發那可怖的日子。這樣過了半年多，人依舊是倒在炕上，可是沒法能斷定他該有多久才會真的死去，所以就丟掉原來的想法，而去和同院劉大爺商量了這麼個新途徑，但是這還沒有公開和他說明，不過龍兒媽這次是決心要這麼做，她想這也許是第一次不徵求他同意，而自己要幹的事了，因為實在沒有好法子，使他能明白她的苦心。

今天晌午跟同院王大媽借用了半斤雜合麵，把雜合麵熬上了一鍋麵粥，這種東西原是要熬得熱，喝起來方能適口，因為一涼下來，就成了麵凍，實在不大好喝。可是病人因為急於要喝，却又嫌麵粥太熱，他用那隻左手，一下子把粥碗就打在龍兒媽的身上，把龍兒媽的大腿和腳燙腫了好幾塊，直到這個時候，龍兒媽的身上，還像在發燒似地難過得很，加着聽說今兒要來的剩東西不多，她心裏更是不安了。

「龍兒媽，龍兒媽——」屋裏的病人低聲地叫着。



龍兒媽忙着走進屋裏去，屋裏黑洞洞的看不清甚麼。

「你有甚麼事？」龍兒媽湊過去手摸索着炕沿問。

病人嘴裏也不知說了些甚麼，龍兒媽曉得一定是被褥被尿浸濕了，用手伸到褥子上摸了一把，果然是熱濕了一大片，隨着連忙摸索到屋內邊一張棹子上，手裏摸到幾根取燈，連着划了好幾根，才點着一根，借着那點光亮，可以從炕邊上找到一條破棉被，等到拿到手，那根洋火就熄滅了，在暗中慢慢替他把濕潮的褥子給墊上，她預備退回到院子裏去，再沒法讓兩個孩子去睡覺。

「丫頭——丫頭——」

病人倒在炕裏嘴中喃喃地囁嚅着，可是龍兒媽却遲遲地答應着說：

「丫頭在院子裏呢，今兒要着點窩頭——」

龍兒媽說着從懷裏把那塊硬窩頭，在漆黑的屋子裏，慢慢遞到病人招搖的手中，病人接到這塊窩頭，好像放在嘴裏，用牙試着咬了咬，大概是咬不動。

「這是甚麼麵，死硬的——」

「就是混合麵吧？」

「混合麵——」

病人說了半句話就沉默不語，過了會突然用左手把那塊硬窩頭，用力往屋門邊扔了去，拍地一聲，正打在屋門上，嚇得屋門外的兩個孩子，從迷惘中驚醒過來，兩個孩子躡在地上不敢出氣，龍兒想拔腿跑到院外去，却被姐姐給抓住，兩個孩子緊握着手，心裏都打着顫。

「丫頭——丫頭——」

屋裏的病人好像用力喊了兩聲。

「你歇着吧！孩子們也都累乏了，你要是餓，還有那剩雜合麵粥，找點劈柴——」

龍兒媽說到這裏，好像讓病人給捶了一拳。

「妳跟我窮叨嘮甚麼？叫丫頭！」

姐姐跟龍兒聽見這句話，覺得更強硬多了，龍兒眼望着姐姐的臉蛋上掛了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他們倆的手背上，龍兒心裏簡直是要怕死了。

「我的爺，黑更半夜地別鬧了，你不知道這一院的街坊，好容易累了一天，這會才都歇着，你又——」

這時候病人再也聽不下去了，用着那半邊能活動的身子，手脚一齊捶踢着土炕，通通地直響。

「丫頭！進屋來！」病人終於這麼喊了。

龍兒看見姐姐站起身來，他連忙緊抓住她的手。

「丫頭——妳爹讓妳進屋來——」

龍兒媽無可奈何地低喚着，她曉得這件事是沒法解勸的了，只好順從着他。

龍兒站在院子裏慢慢鬆開姐姐的手，眼望着姐姐在暗中打開了屋門，他嚇得甚麼似的，連忙墊着脚尖，從院裏跑到當街的牆邊，蹲下身去，用兩手掩住了耳朵。

姐姐打開屋門，掩好了門，貼住屋門輕輕地叫了聲：

「爸爸！」

病人半天也沒言語，龍兒媽在暗中周身直打顫。

「丫頭！妳過來！」

龍兒姐姐順從病人的話，一步一步地蹣跚到炕邊，可是身子已經觸到了病人的左手。

「給我跪——下！」

病人這麼命令着，一邊用手亂摸着孩子的身子。

「是——爸爸——我跪下了！」

病人彷彿聽見孩子的話聲，自己又用手正好摸着孩子的臉，那隻枯瘦的手掌緊貼住孩子的左眼。

「到街上跑了一天，給爹就要了這麼一塊硬窩頭？」

病人說着伸開手掌就打了下去，拍地一下打了個正好，孩子周身打了個抖擻，臉蛋子上立刻火辣辣地直發熱，雖是疼得難受，可是却又不敢哭喊出聲來，因為她曉得要是一哭出聲來，愈發會使病人生氣的。

「孩子，把那邊臉遞給我——」

「是——爸爸——您打——」

龍兒姐姐真沒法使自己的嘴不發顫了。

病人沒有言語，大概是用左手背反打了過去，可是因這屋子漆黑的關係，一下子手背却打在炕沿上，也許是用力過猛的關係，疼得他抽搐着說：

「好——好——」

這一次，病人的左手胡亂地在孩子的頭上臉上打了一陣，孩子等到病人停住了手，她用自己的小手握住了病人的手暗泣着問：

「爸爸——手疼了——」

龍兒媽這時候早已貼住屋牆，雙手掩着臉，淚水却偷偷爬過了手指縫。

### 三

次日，一大早龍兒和姐姐就從家裏走了出來，龍兒昨兒一夜未得好睡，半夜裏迷迷糊糊忽忽地還聽見媽跟姐姐抱在一塊哭個不停，他曉得姐姐一定是被打得很重了，因為是黑夜，也看不清怎麼樣，等到今天早上，才看見姐姐

的臉蛋子又紅又腫，有的地方還青紫了好幾塊，尤其是姐姐的雙眼，紅腫得真有些怕人。

姐姐懷裏抱着那個漆黑鐵筒，低着頭在胡同裏慢慢地走着，龍兒有句話忍不住不能不說出來。

「姐姐，咱們找個地方，先歇會吧。」

姐姐也沒有看他，仍然在地上走着。

「姐姐，你怎麼不說話呢？」

「少說些話吧，帶着掃帚先把那幾家宅門街口掃掃，昨兒不是答應給咱們點剩吃嗎？」

姐姐仍舊低着頭說出話來，龍兒隨着也加緊了脚步，可是他心裏好像有許多企劃似地說：

「姐姐，今兒咱們到西瓜攤上去，吃點西瓜皮，不是也能解渴解餓嗎？再說檢點西瓜子也能吃呵！」

姐姐答應着，可是已經走到了他們預定的胡同，兩個孩子望着東方旭日將升的天空，一片淡藍的天空底邊鑲着明亮的雲朵。姐姐抬着頭有些遐想了，她那幼弱的心田裏，感到自己的家實在沒有一點樂趣，家裏沒有飯給他們吃，尤其是爸爸總是那麼凶悍，動不動就打得他們臉腫肉疼，他爲甚麼那樣待她們呢？她想到這裏，就彷彿聽見母親在她耳底暗泣了。

——爸爸也苦呵！

她想到爸爸的病，怕是沒有救了，那種病真不是窮人能得的，花費多少錢也不容易見效，更不用說她們這樣的家，連吃飯都沒有一點着落，請大夫買藥吃都是夢想的事。這樣一家人只有眼看着他由病直到死，但是死往往也不如理想得那麼快，每一天雖是可以知道他的病是加重了，可是病人的脾氣却一天比一天來得暴躁，這樣還在活着的人守着，就永沒有希望過那平靜的日子。她的年齡雖是不大，但是因爲遭遇得太苦，有些地方却超乎她那樣年齡所想到的事，如今在她居然都會思索出來了。

——爸爸許是前生造孽！

她這麼想着，可是龍兒在那邊低頭彎着腰，掃淨了兩家門口，四五歲的小孩子，搖擺着那樣單弱的身軀，在

那裏一下一下地掃着，姐姐不由得眼裏又滴出淚水來，她怕龍兒追問她，連忙就用衣襟擦抹乾淨，從龍兒的手裏拿起那把掃帚，自己接着又掃下去。

龍兒就一家帶着鉄柵欄的大門口前的石階上坐着，因為涼風吹着，他覺着有些倦乏了，不由得歪着身就打起瞌睡來。

「喂，龍兒！」

姐姐聽見這聲招呼，忙直起腰來回過頭向前看去。

一個約有十來歲的孩子，身上穿得挺破爛，上身那件白布褂，滿是油泥，只剩下一個袖筒了，下身是條露肉的短褲衩，光着兩隻腳，身後背着一個竹筐，手裏拿着一根竹棍，很快地就走了過來。

「噢！是傻九哥呀！」

姐姐看清是同街的熟人，心裏很親熱地打着招呼。

傻九哥答應着，一眼看見龍兒在那兒打瞌睡，就用那根竹棍敲了敲龍兒的腿說：

「嘿，醒醒，有話說。」

「傻九哥，你有甚麼事？」

姐姐看見龍兒沒有醒，就湊到傻九哥身邊問着。

傻九哥用眼看了看這條街，那個樣子好像有甚麼機密大事似的，使得龍兒姐姐有點恐懼。

「告訴你們吧！這兩天正抓花子呢！」

龍兒姐姐聽見這句話，不由得嚇得說不出甚麼來，瞪着兩眼直看着傻九哥的臉，在那裏等着他底下的話。

「昨兒我差點沒讓人給抓了去，幸虧我這兩條腿，」傻九哥說着就用竹棍敲了敲自己的雙腿。「你知道二柱子，他爺爺跟他奶奶昨兒一對讓人用繩拴走了，這兩天可緊多了！」

「上那兒去呢？」姐姐逼到這個地方才問出來一句。

「我也不知道這，聽說都弄到甚麼廟裏去。」

「那兒幹甚麼呢？」

「大家伙一塊兒挨餓吧！」

龍兒姐姐瞪着眼直得到了這麼個回答，她除去了畏懼，又有些不明白了，爲甚麼要這些人湊在一起去挨餓呢？假如這是真事，那麼爲甚麼還要讓他們往那個地方去呢？反不如讓他們自己去尋覓食物好了。

「傻九哥，那是幹甚麼呀？」

龍兒姐姐覺得這種事真有些奇怪了。

「我也不知道，昨兒二柱子他爺爺跪在地上求了半天，也不成，末了哭着喊着走了。我今兒就把這個筐子背出來，掙得一筐乾紙，能賣六七毛錢，你們要是也這麼幹，跟我在一塊，也許還能要點甚麼，再說也省得讓人抓了去。」傻九哥一句一句慢慢地說着，顯然是給她們倆這麼策劃着。

龍兒姐姐站在那裏聽他把話說完，不由得說：

「我們甚麼都沒有呢？」

「明兒，我給你們把我那個破筐子拿來。」

傻九哥說着就離開她走遠了。

龍兒姐姐眼望着傻九哥的身影，自己呆呆地在那裏發怔。東方的陽光已經像瀑布似地直晒下來，她的身上感覺了溫暖，但是在她的心裏自己暗暗地慶幸着。

——謝謝傻九哥呵！

她慢慢走到龍兒身邊，自己也歪身坐下去，用手使勁推了龍兒肩膀幾下，龍兒才清醒過來。

「龍兒，咱們走吧！留神讓人給抓了去！」

她這麼在龍兒身邊低聲說着，可是龍兒莫名其妙地聽着，他好像感覺不出有甚麼恐懼來。

「傻九哥，剛才告訴我的，要是讓人抓了去，咱們就永遠見不着爸爸跟媽媽了！」

「那麼咱們上那兒去呢？」

龍兒只能這麼問，但是姐姐也沒法回答了。真的，上那兒去呢？回家嗎？不成，沒有要到半塊乾餛飩，家是回不成的，但是不回家，那裏又是安全的地方呢？假如一不留神，就會真被人抓了去，這樣她實在懊悔方才不該放傻九哥走，跟他在一塊胆子就會壯，心裏也總像是不愁沒有辦法的了。

「你別滿街亂喊，跟着我走吧。」

龍兒姐姐想了好久，只有這麼囑咐着，她自己也實在沒有辦法可想，只好這麼辦了，但願她們不會被人抓走。

#### 四

這一天日子過得人真是顫慄極了，兩個孩子沿着那些僻靜的小巷走，肚子裏毫不循情地直發響，於是兩條腿就感覺吃力地發起軟來，但是姐姐的心裏更多了一件事。

——但願別讓人看見了我們！

因為假如真要是被人發現着，她們倆實在是沒有力量去逃脫了。這時候使她頗然感覺到如果真的被人抓了去，她的家是不會再看見了，那個家雖是沒有地方使她覺得可愛，可是究竟還有個可憐的媽媽疼愛着她，不管爸爸怎麼捶打她，但是媽媽不是永遠抱着她撫慰着她嗎？她不能丟捨了媽媽，尤其是誰去給他們到街上要吃的去呢？那麼爸爸和媽媽不用說是急死，就是餓他們也不會挺得長久的。她想到這裏，一個人覺得到處都會有眼睛能尋索着他們，他們是不會逃脫開了。

但是天色已經又快黃昏了，這一天總算混過去了多半天，大概不會有甚麼可怕的事降臨了，那麼還是得挨門去求賞點飯吃，即或她們兩個人不能吃得飽，也總得要回去點東西，免得去挨爸爸那頓苦打。不過如今她反覺

得能够依然挨爸爸那頓打，她到還是幸福了。

這樣她又領着龍兒沿着街道，挨戶低着聲音去呼叫，希望能夠有一個人可憐她們，給她們一點東西，她們就可以回家去了。她們倆絕不敢大聲叫喊，只是嘴貼着人家的門縫叫了一聲，得不到回應，她們倆就另找到一家門口，再把嘴貼了過去。這條路上，她會看見有些人貼藏在牆角裏；有些往常裝做瘋顛的人也會沉默無語；有些咧嘴哭喊的人也聽不見他們的破裂聲調了，尤其是街道上似乎很少見到這些人的踪跡了。

——傻九哥說的是真事！

這樣無論如何使她總該相信傻九哥的確沒有騙她，那麼就愈發不能不提防了。記得方才龍兒因為肚子裏餓得直要哭出聲來，把她急得想用拳頭捶打他，可是當她把拳頭舉起來的時候，她想到昨夜裏，爸爸用手掌打在她的臉上是何等滋味了，因為她的臉到如今還沒消腫，反而讓風吹得有些痠疼，她的拳頭也就無力地落下來，自己也會噴出一口氣來，龍兒在一邊媽媽地哭出聲來。

「嘿！小子，來點棗吃吧！」

這時候，也不知道是誰向她們倆身邊扔過來一把棗，龍兒馬上停止了哭聲，扒在地上就亂抓開棗，一隻手往嘴裏連送了兩三個，看那樣子彷彿連棗核都一齊嚼嚥了下去，龍兒姐姐也顧不了看看是誰給她們的棗，讓在一邊幫着直往懷裏檢，兩個人忙着吃了些，才發現有些棗都已經成了爛泥，但是也不能顧及這些個事，只好往吐子裏吞。

「姐姐，咱們還得到那家裏要去，咱們不是給掃了街？」龍兒把那些棗和姐姐分吃完了，又想起了這件事。姐姐沒有反對的理由，只好站起身來，手拿起那條掃帚，讓龍兒抱着那個漆黑的鐵筒，兩個人又往那條胡同走去，等到了那家門口，叫喊了幾聲，才從裏面遞給她們一個半黑麵窩頭，那個像是聽差模樣的人說：

「你們兩個孩子，怎不早來，剛才有人把這裏掃乾淨，他領定了兩個窩頭去，明天早點來！」

姐姐也顧不得聲明那原是她們倆掃淨的，兩個孩子一齊跪在地上磕了個响頭，可是那兩扇朱門却已經關合起



來。

兩個孩子忙着站了起來，把窩頭放到鉄筒裏去，撒開腿就往回家的路跑下去，龍兒的腿跑不快，反受姐姐的埋怨，可是龍兒說他的腿是沒有姐姐長得堅實，姐姐也笑了。她們在路上跑一段歇一段，一會說到天底下還有那樣可憐的人；一會說到明天跟傻九哥一塊檢爛紙，她們就可以掙到錢了，那錢有了錢不是甚麼東西都可以買到嗎？她們快樂極了，她們從此不會再向人家磕頭求賞飯吃了，她們還怕甚麼呢？但是她們從來就沒有見到過更多的錢，然而如今她們就快要得到了，她們要拚命地掙錢，給爸爸治病，給爸爸買飯吃，還有一件事單單埋在姐姐的心底，那就是她們永遠不會被人抓去了。

當她們倆走到自家住的那條街的時候，有了一陣雜亂的哭喊聲，那種聲音實在是她們所沒聽到過的，彷彿是誰家死去了人似的，但是却又不像那樣，因為那種聲調似乎並不是哀喊着一個人的死去，反而像是爭求着不要和一個活人的生別，那種聲浪實在使人難過極了。

她們倆首先被這種聲浪給嚇得呆怔住，但是過會却像有不少人的脚步聲要走近了，忽然有人在她們倆身後用力扯了一把，兩個孩子馬上吃驚地回過頭來，傻九哥正站在她們倆的身後，龍兒立刻要跳起來跟他打招呼，可是却被傻九哥用手握住了他的嘴，接着把她們倆拉到一個街角裏。

這時候，有些人走過來了，這些人彷彿都低垂着頭，每個人的胳膊上都被一條線纏，捆紮住，這樣就把前後的人們都聯繫在一起，但是好像還有個自由的人，這個人是單獨地走着，可是這個人却在膈肢窩裏撐着一根拐，那個人是借着那根拐，才可以像用兩隻腳走路，不過他却是一顧一顧地跟着一齊走着，這裏甚麼聲音都聽不見，只有那根拐落在地上登登地發響。

龍兒的眼睛雖是在暗處，可是他依然看得很真切，不由得向姐姐低聲地問着：

「那不是獨腿章三嗎？」

可是傻九哥在那裏噓了一聲，三個孩子眼望着那羣人慢慢地走得不見了，過了好半天，傻九哥探着頭往外邊

看了看，才慢慢移動開脚步走出來說：

「都看明白了吧？」

兩個孩子只有點頭，可是龍兒却又問着：

「傻九哥，明兒格爛紙能掙多錢？」

「不知道！」傻九哥沉重地回答了一聲。

## 五

昨天這條街在夜裏顯得證靜極了，這裏的人走了不少，即或能存留在這兒的人，也都是有屋子住的人，那些借住的人是不會再回來的了。夜裏在街上看不見有人倒臥，那些人都躲在自家院子裏，湊在一塊低聲談論着誰家失了人，連那些等麵下鍋的人，也不敢再在黑夜裏跑到麵舖去過夜，這一個黑夜過得有些另樣可怕。

龍兒跟媽媽也談到明天要跟傻九哥去檢爛紙，一天能檢兩三筐的話，那樣豈不是也能够掙塊來錢，有現錢不是總好辦事了嗎？媽媽先是沒表示甚麼意見，可是後來却囑咐着一路上要小心，留神被人當做了花子抓走，姐姐還在一邊叨唸傻九哥人心好，有了他，她們是不會出甚麼事的，這樣媽媽也就沒有甚麼不放心的地方了。

這天的黑夜好像過得很快就到了黎明，兩個孩子從家裏跑出來，就往傻九哥的家走去。她們走到傻九哥家門口的時候，傻九哥已經在街上好像是等着他們倆，兩個孩子蹦蹦跳跳着跑了過去。

「傻九哥，你真早。」龍兒首先這麼說。

「你別吵，昨兒弄了一整天，才檢出二筐多，他媽的，硬說紙潮，三毛錢一筐，又碰見抓人的，真是——」九哥說着就顯着不大精神似的。

兩個孩子被佈這幾句話也說得掃了興，眼望着灰暗的天空，好像已經吹飛着牛毛細雨，他們也無話可說了。「傻九哥，你看這天多討厭，要是下起雨來，紙不是更潮濕了嗎？」龍兒姐姐抬着頭這麼說。

「嗯！但願早下牛毛沒大雨吧，」傻九哥用手慢慢理着竹筐邊的破繩子說：「反正收紙的人是不管這套的。」

傻九哥說着就把竹筐背到背後去，用手把另一個筐子讓龍兒姐姐也背了起來，龍兒爭着要背，可是因為身子矮是沒法背那大筐子的，也只得作罷，三個孩子沿着街巷的路上，只要尋我個垃圾箱，或是髒土堆，他們就把脚停住，手裏的竹根插在爛土裏，去發現那些破爛紙塊，那一塊一塊紙頭都不會逃脫開他們的視線，但是可憐得很，那些爛土堆怕是已被不少人來發掘過了，三個孩子背着兩個筐子不知走了多少地方，結果好容易湊滿了兩筐，龍兒真是高興得不得了，他們一齊跑到一個收買爛紙的人家，那個人家裏堆滿着爛紙，好像都經過了一番挑選，硬紙和軟紙都分成幾堆。傻九哥跟那個人挺熟習似地打着招呼，可是那個人依舊蹲在地上檢理着爛紙說：

「放下，今兒兩毛錢一筐。」

龍兒姐姐聽見這句話就有些失望了，算這樣點錢，反不如自己給人家掃掃街，到晚上能拿到兩個窩頭，那豈不是比這個事值得多嗎？她覺得有些事往往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樣如意，那真是讓人難過了。

「得啦！二太爺，您瞧着辦得啦！」傻九哥撒着賴說，一面讓龍兒姐姐把筐裏的紙，也都倒在地上。

那個人只用眼往這邊瞟了一眼，隨手在衣兜裏掏出幾個毛錢，手一揚就扔到傻九哥的面前，傻九哥彎着腰拾起來，一共才有五個，他曉得再爭半天，也沒有效用，只得把筐子再背起來，手裏攥着三個毛錢遞給龍兒姐姐。

「傻九哥，我不要，你多給我們五分。」

龍兒姐姐是看得明白的，為甚麼傻九哥比她們少要五分錢呢？她是不能跟他多爭半分的，所以她就完全拒絕了。

傻九哥把錢往她那竹筐裏一放，拔開腿就走。

「妳再跟我麻煩，妳們就單走吧！」

龍兒姐姐眼看着傻九哥氣狠狠地在前面走得很快，聽他說的話也像是有氣的樣子，她不敢再執拗，手領着龍。

兒半跑着在後面追趕着傻九哥。

傻九哥這回不再轉蹊那些窄窄的小胡同，都穿過了幾條街直奔到大街上去，龍兒跟他姐姐都不知道他要幹些甚麼事，兩個人只好在後面緊跟着他走。

最後他們三個站在一個西瓜攤前停住了，也許因爲天氣清涼的關係，在這樣陰天的時候，沒有多少人來照顧，在攤子上切好的西瓜沒有幾塊，那賣西瓜的小販一手扶着西瓜，在那裏哼着小調。傻九哥蹶下身去，就在西瓜攤前那個放西瓜皮的筐子裏抓起一塊西瓜皮，他一氣連啃了三四塊，龍兒跟姐姐也覺得肚子是空極了，三個孩子就蹲在那裏大啃了起來。但是傻九哥啃了幾塊，却站起身來跟那賣瓜小販求賞塊帶穰的西瓜吃，那個小販早已提防着他會搶，扳着臉跟他直搖頭，傻九哥伸着手得不到回信，他沉住了會，硬把手往案子上抓去，兩塊西瓜是抓到手裏去，但是一隻胳膊却讓那小販給抓住，傻九哥並不掙扎，雙手把那兩塊西瓜往嘴裏直塞，這時候他彷彿聽見龍兒跟他姐姐喊着，他是無暇來顧及他們了，吃，吃他一個痛快，可是他的胳膊好像被另一個人給扯住了，他還想去搶案子上的西瓜，那個小販却迎面打了他一掌說：

「小子，找個吃準餛的地方去吧！」

這一掌打得他重極了，可是他的身子好像被甚麼東西一扯，不由已地就轉過身來，這一回他可看清楚了他，他的胳膊上是掛着一條白細的軟繩，那條繩子不知拴過多少像他這樣的人了。他馬上解脫下自己身上的竹筐，兩眼去尋索龍兒和他姐姐的影子，但是他一時看不清她們是在甚麼地方了，他先把懷裏那兩毛錢掏出來，朝着那個小販的臉扔過去說：

「你打得好，給你西瓜錢！龍兒——！」

傻九哥喊完了這幾聲，就把那個竹筐往街道上扔了過去，可是他身後的人却不允許他再遲延，帶着鉄掌的靴子踢在他的腿上，疼得他再也不敢掙扎，把頭低垂下去。

龍兒跟姐姐並沒有跑走，依然站在那個攤子邊，眼望着傻九哥被人給拴了去，他們雖是害怕，但這被拴去了

的人，原是你們的伙伴呵！龍兒姐姐看見優九哥把那個竹筐扔了出來，她甚麼都不怕了，兩條腿盡着力量往前跑了去，她跑上了街心，眼望着優九哥的影子漸漸近了。

「優九哥，我跟你去——」

這時候已貼近了優九哥的身邊，她想用手去抓他的衣襟，可是却被人踢了一腳，矮小的身子不由得連打了幾棍，就跌到街心上，只聽見一輛汽車嘶地一聲頓然停住，好像優九哥還嚇得怪叫了一聲就走遠了，街道上的行人都圍了過去，龍兒瘋狂地從人羣裏直鑽腦袋喊：

「姐姐！姐姐——」

古	碧	文	創	文	文	文
				藝		
黃			青			
河	流	運	作	年	編	藝
(徐州)	(上海)	(上海)	(蘇州)	(南京)	(南京)	(南京)

書叢一第社作創  
集說小篇短玉王

夢 塵

售經屋書草野京南

# 我的寫照

關永吉

敬獻給M·D·K·

以及愛我的和憎我的朋友或敵人。

並紀念一個偶然聽到，無聲而死掉了的伙伴。

「我知道時代精神是什麼，也知道讀者在我的創作上看不出時代精神來。時代精神者，是農奴的黑暗面，是妻女的抵押和痛苦的呻吟；是笞刑，是兵役以及別的種種。」

——L·托爾斯泰

「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裏。只有我被黑暗沈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

——唐 俟

一

你看我

這就是我呀！

默默的，默默的，

頂着北國的風沙。

踱着，像永走不完這荒涼路，

一程，又一程；

踏着落葉，

踏着冰；

還有鋒利的石子，

是命運之神，搬來

自懲罰高原的山上。

還有泥漿

陷我的足，

說這是煉獄的海裏，

由魔鬼帶來的湯泥。

我就這樣寬寬的寬寬的踱着，

像囚徒釘着雙膝；

走一步又一步，

伴着蛇蝎，伴着

醜陋的侏儒；

伴着被咀咒的

飛舞的蝙蝠。

我幾乎沒有怨恨，

我是這樣的安心，

如命定論者遇到他難知的未來

不作聲，便離開這個世界。

我也是這樣對付我的命運，

沒有嘆息也沒有呻吟，

只在這黑暗裏走呀走呀，

腳不停也不懷疑，

我知道這旅途沒有終了，

誰先停下來

誰先失敗（一），

我幹嗎再給自己加一番災害。

就這樣走下去罷！

不用管，前邊是地獄

還是上帝的天堂，

運命只安排我向前走，

不用考慮也不用商量。

地球也有毀滅的日子，

天文家有雄辯的文字；

當太陽繼續拋出溶質，

吸力吊不住這龐大的星星，

便什麼都完了，

那時候，都是空幻

連金錢，名譽，威權，

美麗的夢，甜蜜的初戀，

連運命，都完了

這個可怕的災難。

這事情屬於未來，

明天的事

〔一〕這就是龜免競走那篇寓言中的教訓

學者們才研究這個，  
與我有什麼相干！  
我只能這麼寂寞的  
寂寞的走，

走到這旅途終了的時候。

你看我的影子在那裏彳亍，  
他背着塊重大的石頭。  
這是愚公移開的南山，  
給他加在

背上了，還有比

南山更大的枷鎖，

「家」就是「枷」——

你明白嗎？

父親的咳嗽，那張充血的臉，

流着眼淚的母親：

「這都是爲了你呀！」

淚水是化金的觸媒，

燎原的大火也變成白灰。

「因爲愛你才肯受苦，

媽媽！我還愛那更多的人類；

被侮辱的，被損害的，  
也有你愛的兒子，也有你」。

淚水如古泉的珍珠，

今日的世界使她胡塗。

（「你也有孩子

老婆，成家立業，

老年人，你不痛愛，

用不着可憐，

業障是你的，你不管

誰管？」）

就走下去罷！

抗着這沈重的「枷」！

你不必以這可恥

害羞，

你不用臉紅，

血沸騰只是沸騰；

你看那些人

離你而去，

你的朋友

都是聖者；

踏血的足跡

過浪的漩渦。

（到冬天也會開花

把種子深深的種下。）

可是你呢

抗着「枷」走，

我就這麼寂寞的

寂寞的，

贖着人生；

我深怕「無聊」

你知道

那是個怪物，咬我的心

這懲罰對我太苦了。

最大的悲哀不是「虛無」，

是我這樣的囚徒；

淫雨

澆滅心頭火

眼看着大我壓碎了小我。

然而那野火

終沒有燒完，



死灰也可以復燃；  
用高氣壓把感情擠癱，  
別讓這死灰遇上火焰。  
一顆火星也惹場大火，  
那是狼烟，  
召壯士去推轉，  
歷史的地球。  
我却是罪人，  
不能應召，  
帶着這「枷」鎖  
寂寞的，默默的  
一步一步的走着。  
這真是一條寂寞的荒涼路  
我不敢回頭，  
怕看見我走過的脚步；  
（那裏邊還注着  
鮮血，曾在我胸膛裏循環過的  
給了我溫暖，力，和熱的）

我也不敢注視前程，  
我知道那裏有魔鬼手  
有光明的燈，  
我怕那燈光照眼，  
魔鬼的手裏，  
張着個驚人的黑暗。  
我只這麼寂寞的  
寂寞的走着，  
在我  
這生之途上徬徨，  
像蝸牛爬過  
一片乾涸的池塘。  
可是你不要笑我  
我背着的是聖火；  
你不要小看這只匣子，  
這裏裝着無數的毒矢，  
只要一星火花飛來，  
就許惹起個驚人的災害；

它將像黃河淹沒  
萬頃田園，  
像一把無邊的天火  
燒盡  
那有生的無生的  
有愛的無愛的  
有靈魂的無靈魂的  
有名的和無名的  
一切的存在。  
像瘋狂的野馬，  
在原野因振怒而奔馳；  
像火山爆發，  
落下熔漿，  
像紅人的鋼叉，  
一齊投向他們的敵人，  
像蛇之毒舌  
毒死它憎怨的。  
直到流星掃過地球，

「一」一個朋友給我的信裏這樣說。

慧星尾的光茫一盡，  
我也就和這世界完了  
一齊投向渺茫的太空；  
那時我再高聲唱歌，  
笑罵，  
大胆喊你的名子，  
和你擁抱，握手  
吻你的額。  
因為我們將都在那裏會面，  
不管有沒有恩怨；  
爲正義而死的，  
和死於正義的，  
都來罷！那時候  
我們一塊說一聲再見。  
現在可不行，  
我還要寬寬的寬寬的  
寬寬的走，  
懷着憤懣的火盒，  
匍匐於生之道上，  
你看我，

這就是我呀！……

## 二

我不必向你敘述我的家譜，  
因為我沒有光榮的先祖。  
他們是奴隸  
我是奴隸的子孫，  
奴隸的先人和奴隸的後人；  
沒有職爵  
也沒有功名，  
他們沒有給「聖朝」盡忠，  
只是辛勤的農人，  
當秋末播了種子，  
經過冬天，等着  
來春，  
發芽了，  
看苗之成長，  
五月的太陽  
把麥實趕到「場上」(一)  
億萬金珠換來全家的喜歡，

(這喜歡在老人心裏織網  
給孩子買一身新衣裳)  
棉花挑在田裏開花  
菜園子結肥大的南瓜，  
小孩子喜歡秋天，  
老玉米比甘蔗解饑，  
都是由田野裏長大  
起來的，我的祖先  
沒有當過將軍  
掌握生殺，  
也沒有稱過「奴才該死」  
「聖上萬歲」，  
也沒有被稱過老爺，  
也沒有犯罪。  
只是照規律  
把捐稅交給衙門，  
作一個標準的順民，  
(當他餘下的過少  
他會用米糠  
代替食糧)

「一切都是很好的

——大人」(二)！

我就生長在這樣

一個皮膚赭色的家裏，

有什麼可誇耀的呢？

平凡的事情平凡的人

平凡的语言平凡的靈魂。

然而我也仍愛我的家鄉，

子牙河圍着一個村莊，

說姜太公在那裏垂釣過，

自然是無稽的傳說，

可是鄉民不管大人的歷史。

一到六月流火，

麥田也愁出龜紋

便祈求這萬能的神人。

太公廟裏有兩個銅鈴，

(用紅色和白色的繩索，

來分別它的響應)

天旱，拉白繩的鈴鏜，

便落雨了，

一拉紅繩的鈴鏜，

天便放晴。

你看這神人的威力多大，

能隨你信念的虔誠

改一個天下。

可是子牙河濘起秋優子(三)，

黃沙滾滾由西方奔來，

連你什麼神仙也要冲壞，

說道是

大水淹了龍王廟，

一家人不認一家人，(四)

姜太公算什麼貨色，

浪頭帶走了他的釣魚台；

而且漫過長堤，

把豆子地也淹了，

黃黃的混水

如沙漠之夜雨，

一個可悲的

恐怖的遭遇。

老頭子帶着孫女

逃荒，

走一個陌生的地方，

〔一〕料理麥實的道場

〔二〕沙爾蒂詞夫的話。

〔三〕秋天子牙河定期的增水。

〔四〕好像南天門的戲裏有這樣的戲詞。

又一個陌生的地方。

中年人涉水

去打撈半熟的高粱，

「晒紅米」的，（一）

還剛剛「灌漿」的，（二）

沒得吃，也能落

一塚柴禾，

小孩子不懂大人的煩愁

在水邊上騎起藍色的水牛（三）

老太太

嘆幾聲「唉」！

「又開了」！

剛乾了還不到二年，

這年頭——

……竟說人報怨，

她點起一枝高香，

求菩薩保佑平安。

賣掉驢子付了田租，

交捐稅變賣種穀；（四）

這樣的家鄉有什麼可喜？

我向你誇口有什麼憑據？

不過也倒底有地方，

不能忘掉的，

是因爲

那是「我的」，

「我的」！

你懂嗎？

爲我私人所有，

爲我一羣

一族，

一家，

一國，

我們在那裏長大，

在那裏生養，在那裏

死亡；

那裏是我的，我自己

我們的……

所以我愛，

篇豆花

比藤蘿還紫，

五月裏野蠶吐絲，

碧桃樹把春天染成粉色，

小麥田像海，

潑起波濤，

你會想起那遙遠的，

遙遠的，

遙遠的海呀！

「希望」

坐龍舟

游盪到天涯！

這綠海沒有邊際，

蜜蜂

採梨花釀蜜；（五）

你不要

大胆妄行，

別驚醒小情人

的夢，

你脚下就是

鷓鴣的巢，

它們正在照料

親愛的嬰兒，  
一朝雙翅長全，  
共同向雲霄飛去，  
給你帶一個清涼的消息。  
被婆母虐待  
她變成布穀鳥，  
受苦的媳婦  
整天唱着  
「苦苦」！  
「苦苦」！（六）  
稻草人爲驚走

穀田的強盜，  
借用了浪子的衣帽。  
拿着紅纓槍  
看青人（七）  
在曠野搭起窩鋪，  
爲收成  
而  
放哨。  
我們的壯士，  
不過是地主的奴才，  
用不着

向你紹介！  
可是你當然也愛  
肥大的果實，  
在綠葉子底下  
墜下來的  
鴨梨，蘋果  
一個有半斤大哩！  
不要  
嚙一口唾沫，  
因爲這裏  
還有更好的，

- 〔一〕已經結了糧實，還沒有成熟。由綠色晒成紅色，所以叫「晒紅米」。
- 〔二〕剛剛結了糧實，顆粒還軟軟的，灌了漿就晒紅米了。
- 〔三〕用褲子扎好，吹起來騎在上面，可以在水裏漂浮。
- 〔四〕留着作種子的穀。
- 〔五〕就是出名而且出色的「梨色蜜」。
- 〔六〕我們鄉里傳說布穀鳥是由婆虐待的兒媳變的，「苦苦」是她叫喚的聲音。
- 〔七〕鄉下防護田禾的組織，「看青人」是巡邏者。

玫瑰葡萄  
馬牙葡萄  
紫葡萄  
寶石葡萄，  
如果不是木材  
結實，  
葡萄架  
也可以壓歪。  
你看這是多豐富  
的收穫罷！  
真是天堂  
無愁之國。  
請你先唱歌：  
唱白洋淀  
有名的十八英雄，  
請歌頌  
大清河  
帶來的魚蝦，  
我們的財寶；  
請歌頌猴山（十一）

殺人的強盜；  
還有  
萬頃蘆花  
百萬隻鴨子，  
游泳在圖畫裏；  
紅荷花  
白荷花。  
你也許不認識，  
這蒲草的棒子，  
那高高的是  
三菱草，  
給老年人找職業  
編一隻巧妙的  
蒲團，（十二）三菱草的  
草鞋，（十三）  
嚴冬的寶貝，  
紹皮不如它溫暖。  
還有數不盡  
說不盡  
寫不盡的

好景緻，  
感謝大地的創造者，  
佈置了這無邊的平原，  
真是萬物由來之泉啊！  
數不盡的出產  
養育着我們  
這些善良的人類，  
赤誠的百姓。  
這裏有我的家  
值得向你誇耀，  
用不着祖先殺人  
用不着名譽，  
用不着祖宗  
傳下來夜明珠，  
用不着整箱的寶玉，  
樹高的珊瑚。  
只是我這家園，  
就可以向你誇口，  
你會驚異的伸舌頭，  
你會喜歡

如收了意外的禮物。

你也會知道，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當我的家園丟掉

了，那一切可記憶的

東西，只成了

記憶的影泡。

只有那黃土，

便可使你心折，

然而黃土啊！

我不能再吻一吻

熟悉的氣息，

被七月太陽炙熱的

大地，

羊羣

麥子，向日葵

那一切都完了，

沒有說一聲

再見，

我們誰也不能見誰

化爲雲烟，

夢裏的過客。

你當知道我的心思，

當我懷念；

燕子從家鄉歸來，

帶給我春消息，

你當看見我

憂鬱

的臉了。

我背着

憤懣的火盒，

（那裏邊裝着珍貴的東西

你的記憶，我的記憶）

寬寬的，寬寬的

爬行於生之路上，

我不能在子牙河

洗洗

我的雙足，

因長途的跋涉

而疲乏了的。

我不能飲一口，

大清河的甘泉，

雖然這

口渴如燃，

我什麼都不能

因為我丟掉了它

我的家鄉！

我只這麼寬寬的

〔十一〕在文安縣和大成縣的交界處，大清河在這里西折，雖然叫作「猴山」，却並沒有「山」。

〔十二〕坐着的東西。

〔十三〕不是南方的「草鞋」，是用來取暖的。

寂寞的  
寂寞徬徨，  
我沈默

你知道我爲了什麼？  
你不用從我眼睛  
窺視心頭的火花，  
它們都鎖在箱子裏，  
不呻吟也不低語；  
你別以爲我是個啞子，  
不發誓  
也不指天，  
只要有一顆  
火星爆裂，  
我這憤懣的火盒，  
就是怒吼的火山。  
你不用着急，  
也不用催，  
你別以爲天陰的沉悶  
便無聲  
那會嚇死你

一個驚人的劈雷！

### 三

你也許以爲我是  
田園詩人；  
奴僕給他耕種  
收穫了糧食，  
他換酒來喝了  
對月亮吟詩。  
你也許以爲  
我是個退隱的  
士大夫；  
會作過幾任  
大官，民之父母，  
掙下百萬家私，  
回鄉納福；  
好說他  
兩袖清風，  
從不會，括盡地皮  
欺侮百姓。

你也許以爲我  
是個  
清高的名士，  
憎惡都市  
之混濁的  
氣氛，愛那自然的風景，  
口口聲聲  
鄉村鄉村，  
幻想着在曠野的樹蔭  
底下，作他的黃梁夢。  
（然而對不起，  
那是要傷風的  
要帶  
阿士匹林  
和其他的藥劑）  
你也許以爲我  
是個  
自然主義者，  
主張返歸原始  
倡導裸遊



於深邃的叢林，  
與太陽共起居，  
歌讀月亮  
和星星  
飲黎明的露水；  
你也許以爲我  
是個

人道主義者，  
托爾斯基的信徒，  
爲憐憫可憐的人們，  
無辜的死傷  
流亡與之困  
終日如牛馬，不得溫飽  
人類之權利  
與幸福，拋棄了  
良善的農民，  
才歌唱野原之歌。  
然而  
我什麼都不是，  
只是個奴隸的兒子。

我生長於小地主之家，  
並親眼看那  
家的滅亡，  
像一桌筵席將盡，  
人們都站起來了，  
抹嘴走開，  
曠下空虛的悲哀，  
零亂  
和骯髒的碗筷。  
我送這「家」  
走進墳墓，  
沒有悲傷  
像送一多病的  
友人一樣，  
走進墳墓  
他安息了  
永久的安息。  
誰也不再看見，  
愛人和仇敵。  
我沒有再回頭，

看一看那家，  
用鐵心肝  
堅決了  
我的意念。  
再見罷！  
你這可咀咒的  
親愛的  
溫暖的巢！  
我什麼也不用  
說了，  
說什麼？  
說什麼也不算數，  
我看着你  
被人強姦，  
沙發上染一片腥紅，  
它竟  
療養了那些萬惡的畜生。  
我看看  
遠從蘇門答臘寄來的  
友情的問訊，

被攔成胡蝶  
片片飛舞，  
被踐踏了的  
庭園  
之上，

（請帶給他們消息

說我並沒有忘記

這並不是個有趣的遊戲）

苦心收集了的

先烈的文獻，

人類的智慧

結晶，歷史的珍珠，

他們

早走了一步

比我，然而也當了「柴火」，

還有記憶中的

圖畫

門窗桌椅，

用勞力構成的用具，

一切可以燃燒

和不能燃燒的，

收割的農器

在火裏冒烟，

放火的人拿着皮鞭，

不要動一動

聽見了沒有！

天這麼冷，要

這些東西作什麼？

還等明年的麥秋嗎？

笑話！

真是個笑話！

誰知道你

明天

還活不活，

還是讓我來取暖罷！

我保護你的

哈哈！

哈哈！

再喝一杯

明天你可以再買，

如果你

上天保佑

還能夠活到明天。

要不然拿錢來，

買酒喝去

真混蛋！

連「招待所」都沒有，

你們跑掉，

可是房子

不能

我要一把火

燒你個遍天紅！

哈哈！

你也不暖和嗎？

吝嗇的魔鬼

去燒水！

我要洗脚

農民不作聲，

他和我一樣

無話

可說了，  
不怨恨也不驚慌，  
這不是可以商量的事，當  
感情昇華  
便是理智的臨至。  
哭有什麼用呢？  
你不用流淚，  
看鐵齒（一）燒得通紅，  
這不是魔術，也  
不是夢境，  
這是現實生活，  
要把你推在  
時代的架上，磨——  
磨呀！  
把你磨成齏粉，  
再配合血淚，  
造一個新人類！

農民沒有辯理，  
要求  
和申訴，  
他知道，那不過是  
自己胡塗。  
一次磨練  
又一次磨練，  
農民有了  
農民的經驗，  
他答應着  
「是是」，老爺  
你的命令  
我遵照——，  
他一咬牙  
把最後一間  
也點着，  
是自己對自己的報復，  
與其你燒

還不如我燒。  
讓濃烟裹着身子，  
打一個小小的行裝，  
便去流浪  
流浪，流浪；  
和我一樣的  
無家可歸的  
流浪者，我的弟兄。  
帶着孩子，  
年老的母親，  
害病的妻，  
過一個山崗又一個山崗，  
這都是陌生的地方，  
這世界多大，  
走一天又一天，  
總走不完。  
到那裏才能  
找到工作，

找到護口的糧食，  
才能找到，  
美麗的夢，  
溫暖的家國！  
謝謝你老  
賞一口水喝，  
已經再沒有力量  
走了，  
可不能停下，  
我背着憤懣的火盒，  
寂寞的寂寞的  
爬行於生之旅途，  
你看我，  
那就是我呀！

#### 四

我的師傅  
是個憤懣的老人，  
他教給我  
唱憤懣的歌，

背起憤懣的火盒。  
我的兄弟，  
被生活損壞了身體  
的，流浪的  
那一羣，像針  
刺我不敢停留  
雖然是寂寞的寂寞的  
也要走在前頭，  
誰站住  
誰便跌下  
萬丈深窟  
生活不許你偷懶  
也不許孤獨。  
我看我那兄弟，  
他們和我是一夥的，  
丟了家，一塊流亡，  
一塊  
從這個地方  
走到那一個地方。  
要活下去

便要走啊走啊走啊！  
不許怕前途泥濘，  
不許怨  
自己的苦命。  
我拉着我的弟兄，  
他拉着我，  
當他跌倒，  
我扶起來  
不感謝，也不  
讚揚友情，  
因為不是假猩猩，  
都是一夥的  
奴隸的後代，地之子；  
從同一個地方走來，  
還流向同一的大海。  
彼此用舌  
舐着  
膿血，被荆棘刺傷的  
標記，用無言慰安，  
無言的慰安

勝似空虛的叫喚。

相濡以沫

相噓以溼，

不若相忘於江湖，（一）

大的海啊！

憧憬那遠處，

無邊無際，

廣漠的天地，

把身子投入

你懷抱裏，

變爲滄海之一粟，

你忘了我

我忘了你，

彼此都已自由的呼吸

了，就遺忘了罷！

用鐵鍊磨破的腳踝，

因海水的無邊

而重生，

你狂笑

像一隻野貓，

我們的弟兄都來了，

天啊！

善良的人們！

你喘一口氣呀！

自由的國土

自由的靈魂！

向海鷗招招手，

鯨魚點頭。

你還在作夢，

先停停脚步，

到江湖，也還有

到江湖的路。

你看揚子江

出星宿海，

像一條長龍，

要繞武陵山，跳過三峽，

還要奔走

武漢的咽喉，

在雨花台

喝一杯白蓮酒，

向小孤山鞠躬，

它才看見南通的棉花

揚州十景；

和蘇州的美人，

從容流到海裏去了，

留下挾帶的泥層。

它走三千二百哩，

奔流如火急，

我們呢，一步一步的

走着，爬起來

又跌倒，

石筍刺傷了雙足

刺傷胸膛，刺傷了腰，

還刺傷我們的感情

寒傷愁苦，  
我們那有那神威，  
如黃河之水  
天上來，  
你看這驚人的妖怪！  
然而當你的嘴唇，貼在  
我的唇上，  
這便是補天的力量，  
我們擁抱了  
石子變成沙泥，  
堆起來就是泰山，  
你別看沙石散漫。  
戈壁的沙丘  
那有固定？  
一場狂風，埋沒了  
八千古城。  
斯文赫定  
探險的王子，  
宣佈了，風沙的偉大，  
我就是

那裏的一顆  
你看見我，  
因為我太小了，  
小得和你  
一樣，佔不了  
多大的地方。  
這麼大的世界，  
我們算得了什麼，  
海王星直徑三萬六千里，  
比地球還大，  
也不過  
一顆  
藍天的星火，  
可是我那兄弟們  
有愛，  
愛能發光，  
光明能照亮所有的地方。  
我病了，  
告你這記憶的一景，  
混身發燒，

請不來醫生，  
因為無錢，  
無錢的人該死  
醫生不管，  
只有弟兄們才肯掛念。  
當我站在桌上  
演說人類的不公，  
（是烈性的猩紅熱  
我燒得胡說）  
用顫抖的手發誓，  
堅決爲生而鬥爭，  
挺着胸脯  
說我  
是天不怕  
地不怕的英雄。  
七晝夜，我沒吃喝  
沒有死掉，是你看護了我。  
（讓我祝福你靈魂的安寧  
並永念你愛我的深情）  
我在牆上畫門，

一推就可以逃過

這殺人的巢窠

我要用手槍結束

這苦惱的寂寞；

只一聲響，便完成

空閒的過客，

是你，我記得

大眼睛的人

你有如火的心

你說知識份子呀！

不是無知的臭虫，

要沈着生活，

如前線的兵士

不許退却，

各人有各人的位次。

只要你用心

頑石也變成黃金。

可是你死了，

無聲的離開了我們，你的

兄弟，

像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你沒有嘆息也沒有

悲傷

連同行者，也不知你

死亡。

何必讓人知道

我們無聲的活了

又無聲的死，

殺子永是殺子，

可是埋在田裏

它死了，（一）

要結出千萬個

新人。

我願爲你盡忠

我發誓

這樣說話

那怕把我活埋

在地下

培養你的根芽。

我愛那綠的葉子

高粱的林叢，

果實的氣息

和無聲的，言語。

你看那就是我，

寬寬的寬寬的，

爬行於生之路上，

那就是我，

背着個憤懣的火盒。

## 五

如今我

是你的俘虜

跪在窗前

聽你嘆息，你的獨語

你啊

唱一曲如火的歌罷！

憐憫，我孤獨

是一隻負傷的鴻雁，

一個人渡過冬天。

在這裏

只有你

是我的伙伴。

我總伏在你懷裏

醉人的，你的肉香

用溫暖，

由你心裏散放

的，愛的火呀！

療我的槍傷。

一顆子彈

打進我的胸膛，

血染紅你乳

不用啼哭，

我割了腐肉

躍過華山，拋入太湖

回來在翼魯

大平原跳舞，翻幾個跟斗

高呼

萬歲，就是這麼個寶貝！

這就是我，如貓

般溫柔

在你愛撫之下；

一聲太息，

令我難堪，我怕看

憂鬱的

臉哪！

喁喁私語

我記在心邊，

永不忘

深情，和你的大眼睛。

你看我這樣懦弱

別以爲是耗子

只敢夜裏出來，

我膽大包天

用槍向人頭瞄準，手刃

敵人，

大吼一聲，如虎嘯

振顫山谷的松柏，撕裂

青春

如揉一張棉軟的紙箔。

可是現在完了，

我只能伏你脚下，

如軟骨病患者，乾燥了的河。

因爲我的燈火滅了，

我變成盲人

寒冷，周圍均是冰山，

四肢無力，連心也戰顫，

向前走，我還清醒

那前邊是什麼所在呢？

我不知道，我怕是陷阱，

一邁左脚失了平衡

我將跌下去，萬丈的深坑，

並不怕

頭顱，碎成靈粉，

這東西不寶貴，



憤不了分文。  
只是飛蛾投火，  
奔向光明，  
我葬身在黑暗裏  
算什麼英雄！  
你一個微笑  
抵藥石千斤，  
我傷口痊癒了  
也有精神，  
你看我怎樣  
揶你  
飛越這千山萬嶺，唱破  
這灰雲。  
我是可汗  
你是可汗的皇后，  
我們在海岸築屋，  
在谷裏架起萬丈的高樓！  
那時你看江河入海，  
海裏昇出個圓圓的日頭。  
只要你點起我的火盒，

我就是活的魔王  
人間的鬥士  
憤懣的狼。  
別等那灰燼  
爲狂潮洗完，  
打鐵要趁火紅，點火  
要看那向的風。  
我不是騙人  
這千句嘮叨，是我的口供，  
在夢裏我見你  
你夢着我  
有萬緒煩愁  
你不訴說。  
只指點我背後  
是誰，那是  
時代的凝結  
魔鬼  
裏的王，  
他用鞭子打我  
讓我，

的，心受傷  
不許叫苦，  
一個人也不許啼哭。  
我老了，  
霜雪落上鬚鬚，  
憂愁爲我畫額，  
在眼裏植樹  
左眼一棵憂鬱  
右眼一棵憂鬱。  
平原的獅虎  
不忘舊日的威風，  
我呢  
忘不掉年青的懷惺。  
時代如火  
趕我走上這荒涼路，  
我加入這流浪的隊伍；  
已經走了千山萬水  
也穿過深黯  
的樹林，也穿過  
五月的玫瑰，

也越過了積雪的  
積雪的高山  
啊 你不知那天多冷，  
火也凍冰！  
我不怕  
這難關的磨難  
我血就是火藥  
可炸毀，礙路的山頭。  
我長臂如起重機一樣，  
填起沼澤  
林裏的溪流，  
毒蛇和猛獸  
我也不怕，  
我兄弟們衆多  
這脚步你接我我接你  
踏平天下。  
可是時代毫不留情，  
誰一遲緩  
它給你打一個窟窿，  
於是你完了

你便跌倒，  
無藥可醫  
嘆息也無用。  
便只看着別人  
別人，不容易  
你不能翻身，  
如今我心臟麻痺  
它停止了跳動，  
你別笑我  
我不是英雄，  
把口供交給你  
我走了，決無留戀  
我投身於荒山  
之谷，用竹刀剖腹  
取我的心肝  
拋入激湍  
的泉裏，洗去貪婪  
卑污，自私，淫逸  
一切人間的惡習，  
然後和我的皮肉

披在樹梢  
以便饜養塵阜  
點綴宇宙的青春。  
把我的骨頭，  
補道  
平穩路基，  
讓我的弟兄們踏過  
向前走，不疲勞，也無淤泥。  
我的心也安了  
你當見我靈魂  
離地而起，  
飄呀飄呀飄呀  
有美麗的羽毛，  
我不再寒涼。  
時代就是這樣的東西，  
它不給獲有者  
更多，  
而加恩於我。  
因為我已盡……  
終於我一切，

我心已安。  
我靈魂飛你窗前，  
那時候你唱歌，  
我拍手相隨，  
自由，不用怕是你的深閨。  
拋棄  
人類的恥辱  
千年的遺留，野蠻人  
才遵守  
的教條，我們像狂人  
跳舞，像虎  
吼叫，  
富人如駱駝  
穿不過針鼻（一）  
到天堂的路  
難啊！

我可是天使，  
天堂的主人，  
掌握聖門的鑰鎖。  
我已經向你訴說，  
我是個吉卜西  
流浪的行客，  
來呀！請乾了這杯苦酒！  
再彈起琵琶，  
你看我  
我背着個個憤懣的火盒，  
你知道這裏是什麼？  
是世紀的傳說，  
人的歷史  
一筆筆的血債，  
可悲，可嘆，可驚，  
可喜的記載；

我對你的忠心，  
對你的愛。  
只要一顆火星  
一個吻，  
這火盒便暴烈如一聲春雷，  
那時你不再傷悲，  
我也不再用再傷悲；  
我們貼合在一塊，  
舊日的你我化成輕灰。  
一陣微風吹過，  
我們復活  
了，聽呀！  
還有我們的弟兄，  
都來  
齊唱歡樂之歌！  
又是一個新世界！

〔一〕聖經上說的。

# 馬鹿野郎

路易士

一  
那些馬鹿野郎，  
潛伏着。

那些毒素赤的，  
毒素紅的；  
和中毒了的一羣。

讓我們來殲滅他們，  
醫治他們，  
以我們的新武器，  
新藥品。

待驚蟄的春雷一響，  
牠們就蠢然思動了，  
那些赤的蛇蝎，  
紅的蛇蝎，  
正在冬眠。

斬牠們！  
斬牠們！  
速斬！

用去污粉，鹼，  
和胰子水，  
洗他們的思想，意識，  
和中毒了的腦筋；

並把他們的腦袋  
撥正，那些左傾的。

但不要太使勁，  
免得他們右傾。

要他們堂堂正正，  
像一個中國人。

讓我們來洗他們，  
撥他們。

洗得淨，  
撥得正，  
最好。

否則就索性  
把那些落伍了的腦袋，  
不中用的腦袋，  
斫掉。

一一

赤乃敵之標誌。  
紅乃敵之記號。

我恨透了他們——  
那些馬鹿野郎，  
那些蛇蝎，  
那些變形為天使的魔鬼，  
到處撒播毒素。

而且迫害我，  
迫害我的同類。  
那是一種精神上的  
不斷迫害。  
我反抗。

那些冒牌的光明，  
假充的正義，  
騙人的革命，

虛偽的真理。

我恨透了他們！

我常以貯煙草的罐  
擲他們，以煙斗瞄準  
他們的要害，並揮着  
手杖，和他們決鬥。

別笑我！

因我只係一介書生，

一個智識分子，

一個詩人，

不是一個將軍，

一個黨員，

一個特務工作者，

我沒有軍刀，

沒有拳銃，

沒有手榴彈，

和你一樣。

他們也迫害你，  
和迫害我一樣。

別笑我！

你這傻子！

你應該和我站在一起，

挺着胸，

反抗；

勇敢地，

戰鬥。

凡受他們迫害的，

都應該和我站在一起，

挺着胸，

反抗；

勇敢地，

戰鬥。

我恨透了他們。

一一一

那些馬鹿野郎，

潛伏着，  
在那市裏。

而在鄉下，  
他們以螃蟹的八隻足  
橫行，肆無忌憚。

那些赤的玻璃渣，  
紅的玻璃渣，  
割破了農民們的  
赤着的腳。

那些泥土氣息的農民，  
大鐘風的農民，  
單純，朴素，老實的農民，  
上了他們的檔。

讓我們從那些流寇——  
解體了的第三國際之碎片，  
中國共產黨的魔手中，  
把可憐的農民搶救過來，  
爭取過來，

並以藥水和藥膏塗  
他們的創口，  
用紗布和藥棉花  
替他們紮起來。

在今天是，再沒有比  
從那些馬鹿野郎的魔手中  
把農民搶救，爭取過來  
這一任務更重大的了。

而且還要  
替都市裏的  
小市民們  
想想：他們過的  
是些什麼日子，  
多慘！多慘！

讓我們搶救吧！  
讓我們爭取吧！  
讓我們靜靜地想想吧。

寄臥佛寺

霜露

霜露在窗戶  
霜露在階上  
霜露在心頭  
風可知道  
我心無意回首  
誰的溫暖  
等待高秋

燈籠籠

燈籠不似昔日的紅  
竹林森森的  
流水汨汨的  
平原爲下弦月感泣  
原始的心萎謝

黃雨

不再誦  
「頭髮是一片綠的雲」

新月

新月初夏來了  
素人的夢乍醒  
綠的高原  
晨風輕輕  
吹開了隴上的青紗  
「如是我的赤腳，  
踏了你的泥土」  
半生的忍耐  
今日第一次跟地說  
第一次的流泉  
在人的眼睛裏羞慚



散

步

譜

葉

帆

是視覺的：

戀的媚眼的溫暖色；

是嗅覺的：

淡巴菰夾着雪茄的深青味；

想着·想着：

見不到一個了，

賣毛氈的老俄羅斯；

轉身時的一驚：

撞在

烏打帽破了的流氓身上。

滑過了：

禮拜尾的傍晚，

電影散場後的街。

三色冠

森林中的白鴿，

贈小橡樹以三色花冠：

以青色的花作希望，

用紅色的花表狂熱，

那藍色的花啊！

是她的戀情的心。

# 月亮的評價

查顯琳

## 山頭月

打開一扇玻璃窗  
摀滅了電燈  
昏黑裏看月亮  
銀長蛇界出山影  
有九月風慢慢的  
在眼前一片  
夜色松柏林蔭  
落葉樹間散步  
淡薄的輕雲  
托住了一面明鏡  
暈暈明亮裏  
水漬的模糊  
漸漸月小山高  
像一個逐落邊荒的人

忽然聽見什麼  
垂頭歎蟋蟀入室

## 樓頭月

高樓對面有着  
節比更高的樓  
天空也顯得  
怪慘淡的幽靜  
紫絨窗帘鎖住  
樓內情話和歡笑  
剩下都市高樓  
一輪明月無主  
輪在涼台上有人  
感覺落了日露  
沉睡的樓和入夢的月  
滿天星斗

遍灑下明珠  
站起身忽聽得  
挺遠挺遠的  
喵喵老貓低喚

## 街頭月

霓虹管的柔光  
可比星月漂亮  
紅的綠的藍黃  
零亂千百足電燈泡  
眨眼打着招呼嘻笑  
留聲機無線電  
還有唱戲的大戲院  
鑼鼓和屋頂舞場  
無數對曠男怨女  
哭嚔聲似的  
給青春送殯的哀樂  
大減價布帛如一塊  
爲颶風吹沉  
木板船上破白帆

女人是街頭的靈魂  
貪污而卑鄙的金錢奴隸  
月亮全嫌這塊蕩蕩了  
千千萬萬男男  
女女老老少少  
的齷齪街頭吵鬧  
悄悄由街頭溜過  
剩下一堆像螞蟻  
人力車汽車和電車  
交織出瘋狂喧嘩  
文明世界的答案  
在一條冷靜街上  
路燈下依靠一個  
出賣肉體可憐虫  
用媚眼勾引行人  
月亮乃遲疑無聲的  
比哭還難受的笑了

## 村頭月

死了的村子

毗連阡陌棋田  
和露出棺木的墳園  
一點一搖一閃  
青藍色有明有滅鬼火  
小蝴蝶似的飛着飛着  
衰黃草叢中有一隻  
年邁狐狸啃了骷髏的頭  
悠然遠引窠穴  
黃狍狼和不祥老梟  
看守荒村長夜  
落葉飄的飄的  
颼颼的跑了無踪了  
一陣小風一陣大風  
一陣尖風捎出茅屋裏  
老頭子唉聲歎氣  
黑夜滲着墨  
幾十里內外  
好像地府陰間  
沒有一絲人烟  
死了的村子呵

你忘了明月的顏色  
而明月更不屑  
不屑去照污濁的你哩

### 心頭月

男孩子心頭月是  
想不起來朦朧的  
女孩子心頭月是  
殘缺於好景不長  
老人心頭月難圓  
唯有和生命掙扎  
的窮朋友們心頭  
月亮才最不值錢  
而我的心頭月呢  
會圓會缺但也會  
偷偷躲藏雲彩後  
如今讓我算一算  
算算失去了整整  
唉整整三個月頭

# 白馬的騎者

雷

妍

不用看日曆，只要見小白鹿鬚畔斜插着的那朵白木槿花，就可以知道又到了三伏天，酷熱的或者連雨的季节，農人們也都歇鋤，除了清晨灌溉菜園以外，沒有出力的工作，廟台上，樹底下，小河邊，草場上……到處有嘹亮的笑語聲，孩子們上樹捉「知了」，下水捉青蛙，婦女們三五成羣的看着孩子話家常，或者納鞋底——六月納出來的鞋底最結實。男子們却多數集中在一個地方，守候着小白鹿出來乘涼，他們有如古希臘的競技者，在那濼濼的草場上任意的翻筋斗，打把式，摔跤，奔馳，又像那一般廊下講學派的古學者，爭着說話，說好聽的俏皮話，也有的默然不語的望着那虛掩的神祕的柵欄門出神，門裏是小白鹿的家，這些人彼此洞悉彼此心中的密祕，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守候小白鹿；但誰也不說出口來。

小白鹿雖然已脫去重孝——她的丈夫死去整整三年了；但仍然穿得那麼素，只是把白鞋換成藍鞋而已。此外仍是一身白衫褲，髮髻上又喜歡插一朵白色的花，春天的梨花，丁香花，白海棠，初夏的梔子，白山竹都有機會聞她的髮香，到盛暑她只喜歡戴白木槿——那大而淡雅的花朵，那朝開暮落的花朵，似墜不墜的斜插在黑而豐多的髮上，只這一點，已經够美的，不是嗎？

她在白天很少出來，偶爾在日落時到後門外站一會兒，又往往被這些守候者所煩擾，所以一會兒又退隱在柵欄裏，是那麼輕盈，那麼飄忽，那麼素，像什麼呢？像打柴的人在月下見到的小白鹿。

她的丈夫叫王文祥，在三年前的暮春帶着她——小白鹿，這異地的麗人回到故鄉來，他在外經商多年，很想守着她過半世的快活日子，誰又知道在他們返里三月後，王文祥得時令病死去。村裏人對這歸來不久的隣居之死，倒沒有什麼感覺，但對這異地麗人總不免有惡意的猜忌和窺探的意思，有人說她是外方的女伶，有人說她是從良

嫌，也有人說她是什麼人的下堂妾……無論怎樣，完全是由猜測得來的結論；不過沒人說她是良家女子。雖然她並沒有不良的現象，大家既然說她不良，更說她不祥，簡直有人拿她當作妖，當作巫。老人，婦女，孩子，幾乎沒人搭理她，就是她家後門外的石磨也沒人借用了。那多年供半村人家磨穀用的，現在人們都寧可跑向村邊村裏去推磨，沒人敢借用小白鹿家的。好像有誰被她吞去過似的那麼可怕。只有一些大胆的青年，還好奇的租了她的地去種，和她同住的是一個輩老太太——王文祥的遠房姨母。和小白鹿來往的，除了青年男子以外再沒別人，「小白鹿不是良家婦女」無形中又多了一個鐵證。

又是一個黃昏，微雨初晴的夏之黃昏哪！小白鹿不能再枯坐在這死寂的老屋子裏了，她悄悄的走出去，推開柵欄門，門外靜無人聲，她喜歡得倒吸一口氣，那羣守候者居然沒來！遙望遠山近樹，遙望天際多變的雲，被落日照得瑰麗無比，她想着雲山之外有她懷念的地方，那地方有她愛着的人；但相隔如此之遠也只得想想而已：她想自己原是有父母的；但十六歲被賣在馬宅作丫頭以後就再也沒得重逢，父母的樣子在她心裏漸漸淡薄了，她更憤恨着父母的無情，所以她只懷念着一個人，他是馬宅的園丁，他是那麼健壯直耿，那麼冷，冷得不體會人與人間的感情；她會火似的熱戀着他，但又不好表示，一直等太太把她嫁給王文祥的時候，他依然冷冷的毫不關心的修剪庭院中的花木，她記得向宅裏所有的人告別的時候，大家總有幾句溫慰的話語；只有他平淡的說：「回頭見」以後仍然修剪着花木不再說什麼，她含着滿眶酸淚離開他，跟着王文祥——一個常到馬宅送貨的商人，過了些日子，王文祥突然起了還鄉之感。帶她到這冷靜的地方，啊！已經三年了，三年的孤獨生活倒對她很相宜呢，於是那健壯直耿的影子，仍然清晰的映在她的腦海裏，每當她聽到後門外守候者的笑語聲，使她更想到他，她想：這些年青人之中可有他？

天色由瑰麗變成暗淡了，樹間籠上一重烟霧，她坐在石磨盤上聽着小溪潺潺的響，一兩聲青蛙，閉關的喚起她無限的惆悵。遠遠有人在呼喝牲口，在兩行烟樹之間走來一個騎着白馬的青年，她的心爲之一動，是他嗎？他怎會來到這裏？走近了，那人看了她一眼，從她身邊掠過去，得得地走遠，走向村邊的那高大門裏——村長的家

。這人是誰呢？太像他了；但不是他啊，他一向不肯看人，方才那騎馬的人不是看我一下嗎？而且目光是那麼溫暖……

夜色已經很深了，她不能再留在外邊，遠望東山上，一顆亮星在閃，有如那青年掠過的目光，小白鹿不知爲什麼落下淚來，晶瑩的閃灼在睫毛邊，白色木槿花也疲倦的從她的鬢上溜下來，輕輕地，無聲的墜在草叢裏，她回視着那顆和淚珠爭輝的大星，無言的門上柵欄門。

整整一個月沒人再見小白鹿在後門外閒眺了，據那尊太太說她病了，在病中她時時囁語，老太太因爲自己耳聾，偏偏說聽得那麼清：

「她那天回來得晚極了，我明明白白的聽見她和人說話，過去一看只她一個人，這不是撞客嗎？」老太太眨着眼捉風捕影的說，坐在草地上，四圍坐滿了隣近的婦女。

「也許有老仙附體啦？吳三奶奶死了，沒人接續給人看香，也許吳三奶奶的仙找了她去，」一個村婦將自己的猜測當真話說。

「對了，她是有老仙，她又說又笑的，老仙教她看香治病呢，一定！」尊老太太說。

「我看還不如出馬跳神看香呢，越是她這邪魔外道人，看香越靈，您說呢？」另一個村婦說，

風聲傳開，大家都知道王文祥的媳婦——小白鹿會看香，一向對這關在老屋裏的異地麗人生着窺探心理的人們，喧傳的更厲害，居然有人造謠，說她在外省看香出名，怕累才躲到鄉下來的，好在王文祥早已死了，誰來替她證明誣罔呢，漸漸的有人派了大車接她去看香治病的，最初都被她拒絕了，因此更加增了索求者的迫切。

一天村長家派車來接她，說無論如何叫她開恩，去診治村長母親的病，她驚慌的哭起來。

「都是你這老婆造謠說我會看香，村長家來接了，你看怎麼辦？」她一聲呵叱那尊老太太。

「什麼？」

「你去吧！我不會看香！」聲更大了。

「喇！你怎麼還想不開？誰會看？既是吳三奶奶活着，也是那麼回子事，還不是點上香膳說一氣，多要錢要來，臨完了，叫病人吃一點吃不死的隨便什麼東西，運氣好的，病人真好了，你就紅起來，東家請，西家接，什麼好吃什麼，什麼地方熱鬧上什麼地方去，不比死悶在家裏強？」

「紅起來怎麼呢？我看你去倒很合適呢，」

「什麼？」

「你！去！吧！」

「嘿，嘿，我的好姪媳婦！我倒想去呢，我去了不用給人家治病，先把人家嚇死，就憑我這醜八怪？」雙子笑得很開心。

「原來看香是賣險子？家裏也不缺我吃喝我犯不上，賣險子我更不去了。」末一句聲音特別大。

「不是那麼說，你一到，人家見你像觀世音似的，心先痛快一半。病也就容易好了，事情既弄在這一步，你去試試吧。」雙子的眼睛很銳利，她見對方心已活了，

「我可不會唱，也不會打咯兒，多難為情呀。」她笑了。

小白鹿飄飄的下了布棚車，一身素白衣褲，一朵白槿花，一把白翎扇……被等在門口的婦女擁進去，到院裏，她忽然覺得目前一亮，抬頭看見那天黃昏遇見的騎馬青年，恭敬的站在石榴樹旁，她又趕緊低下頭去，想着不知今天的病人和他是什麼關係。

屋子很敞朗，一個連三間的大坑上鋪着涼席，在左頭的繩子上躺着一個六十幾歲的人，看來病並不沉重。

「王大奶奶，您多辛苦了，家母的病很奇怪，昨天還好好的，今天就病了，不吃飯，也不說話，唉！」村長在八仙桌邊坐着說，

「是！可是……我這看香的和別人不一樣……能叫我一人先……屋裏只留我和老太太……燒上香……大仙把病人仔細看好了……別人再進來，行嗎？」她吃吃的說，額角露着汗珠，臉色漲得緋紅。好像這話不是她說的



，像另一種無形的什麼精靈叫她說的，因為那麼不自然。

「一位神仙一個治法，走，咱先出去，那誰？東柱！給大仙上香。」村長吩咐着，閒人陸續走開。那個叫東柱的進來點香，是他，那白馬的騎者，這時村長也出去了。

「您，很面熟，在那兒見過吧，」東柱說。

「也許，有一天晚上，你從北大道上騎馬回家，我正在外頭涼快……這位老太太是你的什麼人？」

「是我奶奶，村長是我爹。」說着，香已點好了。他準備退出去。

「……你等一等……」她閉上眼，似乎是在作法，其實誰又知道她內心的志忑呢？她初次作這毫無把握的事，正如同一個初次出行的探險家一樣，用強大的毅力抑止自己的驚恐，在這生疏的地方自己要作神作鬼起來，多麼可怕呀，他是唯一比較熟識的人，所以她想叫他守着自己壯壯胆子；但是已經和村長說好了，只留老太太和自己在屋，怎能不放他走呢？她閉緊眼睛良久無言。

「有什麼事嗎？」他恭敬的站直了身子問。

「嘔！沒什麼，我對老仙說話呢，你去告訴他們，都不要在外面聽，……你是她的長孫嗎？」

「那麼你在窗外聽信吧，有事了叫你，」小白鹿畢竟是聰明的，終究被她想出辦法，那青年退出去，高大的房屋裏只有依着北牆的紅漆立櫃發着光，老太太正在此時張開眼睛，看着她。

「老太太！我是北山的白鹿大仙，不隨便給人治病，看你慈眉善目的該有這一段機緣，你的病是由氣得的，還是飲食不調？」她記起在外省的時候，馬太太背着老爺請看香時候的情形，她試着說。

「唉！……不瞞……大仙爺您說……呀！我……全……由氣上得的病，我那兒子，頂天……立地的……可沒氣着我……可是他耳朵軟，聽老婆話……」說着老太太咬牙切齒的。

「您覺得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就是心口漲，不瞞大仙說，全是氣的……那老婆死了就好了……」老太太沒敢大聲說。

「氣是禍根，您的媳婦沒您福氣大，您福壽雙全，自己先壓住氣，我慢慢給你治……」以下又是良久不語，閉上眼睛，大約她在想主義，老太太臉上果見喜歡的顏色。

「窗外的人進來！」

東柱進來，依然站在桌邊聽候她的吩咐。

「大家進來吧。不，你等一等……方才大仙的話你聽見了嗎？不要對你母親說，一家要大事化小……你叫他們進來吧！」她說着，見那青年似乎在微笑着，啊，他一定看穿自己的把戲，本來沒什麼仙，看穿也不怕，她才心安了。

「我的母親是後媽，奶奶是親的，您放心了嗎？進來吧！」他仍在笑着，他完全看穿了，本來嘿，年青的人誰信看香的話。「進來吧」才說出口，婦人孩子進來一大羣，屋內馬上熱鬧起來，她見許多隻眼光都向她的臉上射來，她臉紅紅的，又閉上眼睛。

「閉上眼，更像菩薩了，」一個婦人小聲說。

「也不說也不唱，也不打咯，也不打呵欠……是什麼仙呢？」另一個說。

「白鹿大仙！」老太太在炕上忍不住說了。

「大仙真靈，老太太語聲都精神了，」大家奉承着說。

結果白鹿大仙隨便吩咐了一些偏方子，然後在村長家吃着豐盛的晚餐，入夜以後才乘車歸去。

村裏誰不喜歡模倣村長？於是小白鹿忙起來，在家的日子很少，偶爾遇見風雨天才停在那老屋裏。不過她的臉色並不見佳，時時有一縷愁思籠罩着她的雙瞳，爲什麼呢？她從未對人說過：她待那輩老太太很好，兩人永是吃一樣的飯食，所以雙子滿足的吃完飯，很早就睡去。

中秋後一日，月亮仍那麼圓，銀光一碧萬傾的照在人間每一個角落裏，小白鹿穿了一件淡藍色的薄夾衣，坐

在天井裏看着一叢花影斑駁的牆垣發呆，好像在那花影裏可以出現異象似的，突然從牆外輕輕的投進一點東西來  
「什麼人？」她似乎並不驚訝。

「我！」這聲音却不是她所希冀的，沙啞而衰老。

「誰？」她已經聽出來者的聲音，故意這麼問。

「我，你一人在這兒嗎？給我開開後門吧，我繞進來。」

「有事明天說好嗎？」

「不，要緊的事，快開門，等隣居狗一叫就只好辦了。」

「狗咬了才好，下次你就不敢來了。」

「好王大奶奶，不要玩笑，快開門……」外邊的聲音急得發抖了，她才慢慢的走到後院去開柵欄門。

月光下的村長那麼驚恐，白日固有的尊嚴一點也沒有了，呆呆的看她門上柵欄門，才匆匆的往裏走，好像一個找避難所的難民。

「往那兒走？站住！前面是我睡覺的屋子，村長有什麼事隨便進寡婦的屋子？」她目光灼灼凜若寒霜的說。

「你何苦着急？不進去在外面說話一樣，真是何苦着急？」村長拭起汗來，隨即坐在院裏的凳子上。

「有話說吧！我要早睡，明天一早要到十五里地以外去治病，」她仍然站着說。

「也……沒什麼事……順便帶一點東西給你，這是城裏新到的麻紡，淺灰的，你留着作夾袍吧……昨天，我  
那濃婦老婆來，沒氣着你？」他十分不安的說。

「我倒有心收你的禮物，可是你是來爲她說情的，我倒不稀罕你這城裏的新貨了，」她坐在一個小蒲團上不  
再說話了。

「是不是？氣還沒消？是不是？」他急得身子團團轉。

「……」她不語。

「我回去非找碴揍她不可，她太胡鬧了，咱們並沒什麼呀，我呢，總是忘不了你給我媽治病的那點恩情，常來看你，她就胡鬧起來，噎！這是從那兒說起！」他急得坐下又站起來，煩燥的徘徊着，好像水旱災禍臨到人間時，一個爲村民焦慮的長者似的那麼心焦。

「哈！急什麼？我早忘了，那算什麼，隨她找來胡鬧吧！只要對你村長的面子沒防礙，我怕什麼？你如果肯體諒人，請先回去，我明天一早有事，如果有意爲難我，我只好馬上到別處借宿去。」

「我走，我走，你不許再生氣，」他臨走把那衣料交給她，她決心的門好後門，夜仍歸於沉靜，早秋的蟋蟀叫了一聲，隨了虫聲倏忽一個人影從那印着花影的牆垣上掠下來。

「唉！」她痛苦的握住他的手。

「你還不睡？」那人影是東柱。

「月亮照的我睡不着，雙老太太睡了，院裏空的可怕，我還以爲你不來了呢……你遇見他沒有？」

「誰？」

「你爹！」她憤恨的忍不住了說。

「唉！我一切都知道了，他一直是纏磨你，咱們的事也是要紙裏包不住火的，咱們走開吧！」

「到那兒去呢？你捨的離開你的家和你的房地產業嗎？」

「比起你來房地產業算什麼？就怕你不走。」

「我爲什麼不走，世上再沒有我可留戀的，除了你……」她不能再說下去了，昔日馬宅園丁的影子在她記憶中一閃，她借着月光看東柱，的確和他一樣；但那一個遠不可及覺得更珍貴了似的，東柱却是溫暖的在她面前，她不知爲什麼又流下兩顆大而亮的淚珠，閉上眼睛，又好似白鹿大仙來臨時一樣，這閉目的女神！

「那麼你放心，咱們走，什麼房地產業在我心裏一個子兒也不值……」他擁着她，覺得她在抖，不知是喜是悲。

菊花已經開遍了庭院，這是重陽的下午，小白鹿和東柱的訂好了在今夜起程，奔向他們幸福的前程，爲了遮掩村人的耳目起見，她在白天仍到前村一家去給人家看香，讓老太太把門虛掩上，又吃了一點零食就躺在自己坑上去睡。

大門吱的一聲開了，一個廿幾歲的婦人毫不客氣的推門走到庭院裏，憨厚的臉孔上擺足了怒氣，全身充滿了雄糾糾之感，大有見人就打，見東西就摔的氣概；但是她並沒那麼作，因爲她是老實人，她是東柱的髮妻，村長的兒媳婦，一向老老實實在家裏牛馬似的工作着，反正她只知道東柱是她的男人，至於男人有了外遇時，自己該怎樣應付作夢也沒想過；但是婆婆叫她來，公公也說她來，教她怎樣到小白鹿的家裏撒潑，摔東西，攪散了小白鹿和東柱的這一段「良緣」，最初她不肯來，她覺得怪不好意思的，爲了爭男人大呼小叫的，還不如一條狗；但是經不住婆婆的逼迫和公公大仁大義的一講，一激，結果她終於鼓足了勇氣出發了，在中途不住的回頭，好像一個懦戰士臨上戰場似的，對故居不勝其留戀。

院裏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沒有，各色的菊花在秋陽下照耀着，一個畫眉住簷下的籠裏洗刷自己的羽毛，花貓睡在窗台上，一切都那麼溫和，安靜，有次序，可愛，心想：難怪東柱天天來呢，自己對此處也不忍定開，在這兒絕對聽不見婆婆的詬罵，和公公的呵叱啊，在這兒先捧什麼呢？院裏一個破瓦盆都沒有，把菊花都折下來撕下花瓣來？怪可惜的，還是把正睡着的小花貓弄死吧？可是小花貓也是一條性命啊！進院就罵？但是罵誰呢？一個人也沒有；她茫然的向上房走去，默默的，好像自己犯了罪，忽然她感到太靜寂了，也許自己的男人和小白鹿在一齊睡午覺哪？一定的，這麼一想，她不免怒火中燒了，狂了似的衝進屋去，她滿想：這回我和她拚了！但是想一想：東柱在這兒非揍我不可，想着，想着，兩腿發軟，抖在一齊，頹喪的坐在堂屋椅子上，想起公公的話來：「你呀，也太賢慧的過當，整天隨他便，叫他老和這個娘們在一塊，弄的傾家敗產，說不定鬧上病還絕後哪？」公公說的對，公公是明理的人，對！此時不打還等什麼？於是她重拾起勇氣來，又進一步向裏間衝去。

「我把你這死不要臉的活娼婦，把我男人放出來沒錯，敢說一個「不」字？敢說？我就……我就……」她實

在說下去，一則從來沒打過架，二則公公教的話都忙了，三則屋裏依舊沒人。咳？沒人爲什麼不門上大門呢？也許他們藏起來了，到底是邪不能正，她也知道怕我，本來她理虧，越想越胆子大，勇氣加倍的來得猛，又沒有對手來施展這份勇氣，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感到十分掃興，而且一點成績不留，回去怎麼交待呢？她倒爲亂了，屋裏的東西又都完美整潔，如此叫她親手捧，打死她也不行，正在沒主義時，她一眼看見小櫃子上的煤油燈，把煤油倒在枕上，披上，窗格處上……又用洋火把窗紙點着，看見有小火焰突突的跳躍着，她才放心的走開，她自慰道：還是這個法子好，省了自己親手捧東西怪罪過的，可是公公爲什麼不教給我呢？

一會兒，廟上的鉄鐘噹噹的響起來，是村中報火警的響，小白鹿也被隣人叫回來，只見自己住了三年的家已經被燒遍，不過尙未倒塌，她想到屋內預備好夜奔時帶走的東西，此時一定化爲灰燼了。張大了黑湛湛的眼睛向火裏凝視，像一個見了異象的女巫。

「我的孽大嬸？大嬸！」她突然悽切的呼叫着。家因她素日治病除災的人緣好，都忙着汲水救火，但沒人見孽老太太，她想起孽老太太每午都在廂房睡覺，瘋狂了似的奔向火勢正猛的廂房裏去，不住的狂叫「大嬸」！東柱趕到了，到火堆裏去拖她。良久，東柱喘着氣拖着她，她緊抱了一個老太太，三人同時倒在外面，都不成人形了。老太太在火中最久；似乎已經沒希望，小白鹿全身焦胡的傷痕，衣服不再整潔了。誰見過小白鹿這麼狼狽呢？有的人爲她掉下淚來。

東家後院裏，沒有火烤着，大家把小白鹿和東柱抬過來灌醒，她醒後仍不停的喊着「大嬸」！可惜那老太太已經完全聽不見了，完結了聾耳聾聽不清的生涯。沉睡中死在火焰裏。

入夜，火熄了；但只剩了一片焦爛瓦礫，幾小時以前那精緻完美，溫馨的小家宅，再也沒有了，小白鹿躺在鄰人的坑上，東柱已回到家去，也受了一點傷，晚飯後，村長上他家來，一則託他們關照受難的小白鹿，二則來探望他的傷勢，他臉上很有慚愧之色，因爲東柱媳婦回去報告成績的時候，使他不勝驚訝失望，自愧媳婦無用，自己所選非人，怎麼對的起小白鹿？但目前他不能，打着官話問：

「好好的，怎麼着起火來？大白天，還小心不到嗎？」

「那麼村長還要傳我到鄉公所去問話嗎？我自己點房子嗎？誰幹的誰知道，越是有錢有勢的越欺負無依無靠的人，您有話問吧！我的傷重的很，你問晚了，也許不能等您追問了。村長！假如一村人都遇見我這樣的人，只問話也要忙壞了您呢，別的就難說啦……」

「王大奶奶，誰願意你受驚呀。」村長不知所措的說。

「那麼你把點火的正犯給我查出來。」

「……」村長沒回答。

「村長外邊坐，我看王大奶奶該歇息歇息了，什麼事都好辦，慢慢來……」本家主人莫明其妙中略看出一點他的神色，唯恐小白鹿在神經不健全的時候，說出不小心的話來，大家不好，他把村長讓在堂屋去。

小白鹿一夜發燒，說胡話，大家以為她和白鹿大仙說話呢，誰又知道她完全在昏迷中。早晨略清醒一些，而且掙扎起來洗臉梳頭，照照鏡子嘆一口氣，這家的姑娘給她拿來一朵白菊，她也沒戴，叫她換上她們的衣服，她只是搖搖頭又躺下了。

聽人說村長打發東柱來看她，她見了他哭起來。屋裏沒有第三者，她想這也許是唯一的末次聚首了。她痛苦的只有哭泣，說不出話來。

「不用哭，晚上咱們還是走。」他小聲堅決的說。

「到那兒去呢？我……已經……完了！你摸，我身上燒的多麼利害！」她垂着淚說，臉紅得像胭脂點遍了的，聲音沙沙的。

「爹叫我接你，住在我家去，晚上咱們到北大道又路上見，從我家走，省得人家担不是，應用的東西我放在馬槽底下了，我和長工說好，晚上我用馬出門，後門不上鎖，只要你別怕……咱們走開吧。」

「可惜我那些東西，都……」

「那算什麼，只要我活着，你不用愁！」

村長真是可人兒，居然把老婆打發到她娘家去。小白鹿到他家時，東柱的妻自動的藏起來，她怕白鹿大仙不依她，在她點火時失神忘了小白鹿不是凡人，如果當時她腦子裏有一點大仙的影子天胆她也不敢點火呀，她躲在後院的屋內不敢出來。

小白鹿並不說什麼，只是不時的眨着那黑湛湛的眼睛看着村長，好像從他臉上搜尋什麼秘密似的，他不安的在屋中徘徊。

「你這會覺得怎樣？」他不知說什麼好，隨便這麼問。

「……」她又看了他一下，並且嘴上似乎有一絲冷笑，這一絲冷笑好像一條小小的尖尾蛇，從村長的領口鎖到背脊裏，馬上他身上起了許多雞皮疙瘩。

「怎麼？不理我。」他喃喃的。

「我只問你一句，村長！誰放的火？」她坐直了身子，突如其來的說，目光並不放過他的臉。

「那，那，我那兒知道，真是，你真會問。」一下子敲在村長的心病上，他急切的分辯，急得在這九月天額上直出汗。

「可是你急什麼？嘿！胆小的……我是有家的人，絕不在別人家久住，我在這兒歇一會就回去，在柴棚裏住怕什麼，難道點火燒我不解恨，還派人殺我去嗎？」

村長實在沒有話來應付這帶傷的小白鹿，只得任她去留，在夕陽下，她站在一片瓦礫的破院中，望着自己住過三年的房子遺跡嚼嘆着，在這兒打發走了三年寂寞的時光。就要告別了，心裏有說不出來的悲愁和留戀。

當滿天星斗時，一個窈窕的人影，緩緩的向大道上走去，她似乎走起來很吃力；但並不放棄前進，不停的走，在星光下，在秋天的溪水邊。

北大道的歧路到了，她並沒見到那白馬的騎者，她盤桓在路邊，聽着秋風吹蘆葦的聲音蕭條得可怕，而且她



覺得冷，抱着肩，依着一棵楊樹，楊樹的葉子響得更可怕，好像在墳墓裏一樣，於是她記起聾老太太燒傷的屍身，更記起王文祥臨死時的呻吟，哎呀！沙，沙，沙，……風吹蘆葦，風吹楊樹葉子……溪水也在嗚咽，她顫瑟的坐在樹根下，耳內嗡嗡的，沙沙的聲音加大，加大，幾乎像大的雷聲，天上的繁星似乎往下掉，在她眼前飛舞，漸漸的，星和聲響亂成一片，她覺得全身一陣異常的燒，又一陣奇特的涼，她沒有知覺了，躺在葦叢裏。

小風仍微微的吹着，沙沙的聲音奏成極和協，極哀婉的聲調。得得的，清脆的馬蹄聲，送入這淒涼的所在，東柱偉壯的身影在馬上，在星光下，他來踐約，他見並無人影，狐疑起來，她爲什麼不來呢？在那破房內不肯出來，還是有什麼意外呢？本來已經不早了。

「咦？這……是什麼？」他看見她的腿腳，跳下馬來，把她扶起來，她是那麼安靜，閉着眼睛，像初次見她看香時一樣，他恐怖的心跳着。

「喂！醒醒！」他搖她。

「…………」她仍無聲，也不動。

「我來了，醒醒！咱們好走！走！」他的聲音急燥而哀痛。

漸漸的，她張開眼睛，看是東柱扶着她，她悲喜交集的伏在他的懷裏。

「抱緊了我，我冷，我害怕，你……怎麼才來呀？」

「他們睡的死，我等他們都睡了來的，你心裏難受嗎？」

「唉！我走不了啦！！我就死在這兒吧，方才我是不是死過去了？你來的時候我在那兒？」

「你只是暈倒了，現在心裏難受不？」

「好一點了，可是完了，一點力量也沒有。」

「只要心裏不難受就好辦，走，不早了。」他一下把她抱在馬上，輕捷的前進着，蹄聲得得的，撒過了寂靜的夜。

王 家 老 藥 舖

**泰 和 生 參 藥 號**

專 售 參 燕 飲 片

折 兌 中 外 藥 材

代 客 煎 藥  
迅 速 週 到

總店 昇州路 倉巷 口  
電話 二 三 七 六 九 號  
支店 中 央 商 場 內

「這麼黑，上那兒去呢？」她在懷裏小聲問。  
「不黑，天上有星星，你我有眼睛，怕什麼，走！」他抱緊小白鹿，拉緊繮繩，在繁星下向大道上奔馳，奔馳，把淒涼，孤獨，恐怖，不平留在後面，前面的大道伸展在遼闊的平原上。他們的影子遠了，小了，蹄聲響向遙遠的前方。

# 旋

風 一卷小說

夏 穆 天

## 十二

昨日下午茜玲沒有去教課，她說她病了，許多關心她的學生都跑來看她，到夜深，她一個人徘徊在學校的庭園里，學生宿舍的燈已經熄滅了，風送過來夜的都市的喧囂的浮聲，那麼高而豐滿的紅霧……

今日是星期，她起來很晚，叫老媽子送來洗面水，匆匆地洗過臉，便去找丁穆。

她到了穆那兒正是中午，今日有點暖熱，丁穆見她穿了很厚的毛絨衣，笑着問她：

「不熱嗎？」

「我昨天有點小病，現在已經好了。」

不一會，章茫也從外面回來，三個人在一起用了午餐。

「你到那兒去？」茜玲問章茫；「不和我們一塊去玩嗎？」

「我去找周玲去，」章茫說。

「你到那兒去呢。」

章茫走後，丁穆也拿起外衣問她，茜玲像早已預先想好了地：

「到後湖去好嗎？我多少天沒去了。」

他們相偕着漫步在濃蔭的湖心公園的常青樹叢裏，遠遠望見了已被人刈下一半去的蘆葦叢，依然有稀落的白鷗在上面飛翔着，湖水也依然明如鏡。

「你還記得那一天嗎？」丁穆半笑地問茜玲。默默想着，望着茜玲健美的影子。

「我記得。」

她更靠緊了丁穆，她感到一種春天的活力，又在她多少天的失望中奔流了，她欣喜地挨着他。

「你知道嗎？茜玲，我愛你，你知道嗎？」

於是丁穆以健實的手臂放在肩上，這種樣子，使草地上的孩子都笑了，在他們後面拋着石子。茜玲不說什麼，任他擁抱着。

「這真是些頑皮的孩子。」丁穆笑着說，疑預的影子從他心上消失了。

「很可愛的。」茜玲說：「我們找一個石椅坐一會吧？」

不遠的一個石桌椅上，他們坐下了，秋陽溫和地撫着大地。

「這是夢嗎？」茜玲幾乎不自信地問丁穆。

「你認為這是夢嗎？」丁穆握着她的纖美的手掌，半笑着：「我在一個會客室裏聽到一句很有趣的話，『人生就是一場戲』」。

一抬首，茜玲看見了一個熟悉影子，短小的，優儀的，很快地走來。

「朱堅來了。」說。

「混蛋，我不愿見他，我們走吧。」丁穆扶起了她，正要走，而朱堅已經漸漸走近了，遠遠向他伸出手，而他們並不理睬他，彷彿根本沒看見他一樣。

朱堅對那走去的兩個人影，「阿Q」性地吐一口唾沫，便決定去找周玲，自從嚴夢光到上海去以後，他在此地除了跳舞，找妓女，幾乎全感到沒意思，而他又不是一个慣於孤獨的人，因此，又想起了周玲，他感到失去那

溫柔的，窈窕的少女，真是一種不能補償的損失。

他是將漸裏的汽車開來的，重新走上汽車，告訴汽車夫開回去，在車裏，他揮一揮手掌，大聲地說：

「就這樣，我一定要將她抓回來！」

汽車在那古朱色的大門前停下，那個佝僂着背的老僕人慌張地打開門，倉惶地閃。

「你找誰，先生？」

「周小姐在家嗎？」朱堅高昂着頭，走上石階。

「她在家，你隨我來。」

他隨那老用人走到後面，正好看見周玲和章茫，很親暱地並坐在一齊談着。

朱堅的心有點嫉忌，帶着忿恨的聲調叫着：

「周小姐，你還記得我嗎？」

周玲迅疾地轉過身來，當着章茫，羞恥的，忿恨的記憶又全浮上她的心頭，她想罵他，繼而，她想到那樣也

許更糟，她勉強地裝了笑：

「很久不見了。」於是又轉過頭去向章茫親切地說：「你不累了嗎？到我房裏坐一會去吧。」

章茫對他盯了一眼，便隨周玲走出去。

朱堅還痴想着重拾起舊歡，他追到門口叫：

「周玲，你真不認識我了嗎？」

「對不起，」周玲在走向後面去的路上，挽着章茫的手臂，清脆地告訴他：「我已經忘了。」

「你不怕我宣佈……」他忿怒地追出來，威嚇着。

但兩個人却並着肩走過去了。

朱堅無聊地站在那兒，他蹙一蹙腳，便毅然地走出來，向灰藍的天空揮一下拳，已快近黃昏了，他高聲地罵

着：

「笑話，天下女人多得很！」

那個汽車夫正打着盹，等候少爺回來，朱堅在他頭上重重地打了一拳，大聲地說：

「快開！」

「開到那裏？」汽車夫摸着頭問。

「到老九家裏去。」

「是——」

汽車拖起一道塵煙馳去了，那古朱色的大門又緊閉着，在周玲的房子裏，有一個聲音微弱地哽咽着：

「我，我要哭一會……」

「過去的已經忘却了，」章茫勸慰她：「你還記憶些什麼呢？你看花影已移到窗上來了。」

周玲仍哽咽不語，章茫繼續說：

「再過幾天，這僅有的菊花，也要完全枯萎了。」

「可悲的，」周玲斷續地說：「一個女人爲什麼常在男人手下犧牲呢，我……」

「我知道的，那沒有什麼。」

黃昏濃了，周玲笑了，窗上花影冉冉地消去。

### 十三

呢？

爲什麼在歡樂中，總跟蹤着失望的暗影呢？爲什麼在一個人生命又見到曙光的時候，却又推給他黃昏和黑夜呢？

竟茫茫走後，周玲被姑母喚到房裏去告訴她，她的姑父已經調職到上海去，她們也只有跟去了。這消息使周玲

馬上歇了，她迷亂地問自己：「怎麼辦呢？」

「姑媽，我不喜歡上海，我還留在這兒唸書吧？」

這時她的姑父也披一件臥衣進來，他簡單地說：

「爲什麼呢，上海的學校比這兒好的，而且，上海也比這兒好玩。」

對她的姑父，她是向來畏懼着而不敢反抗的，那無情的聲調又繼續敲着她悲傷的心房：

「小孩子纔是貪玩的，不過你已不小了，交男朋友，在女孩子是頂要不得的事。」

「姑父，並沒有這些事。」

「那更好，我一向是縱容兒女的，尤其是你，你還應該好好求一點學問。」

「是的。」周玲哽咽地回答，便退出來。

「完了，什麼都完了！」周玲絕望地在心裏叫着，她慢慢地走着，她想到應該趕快到章茫那兒去，但她又沒有去的勇氣，她終於回到房裏，躺在床上低低地哭。恐怕這聲音會給別人聽到。

無向冰冷的牆壁，牆壁沒有聲音。她想到過幾天秋天就過去了，這院子裏只是堆積的白雪……

院裏，這時月光皎潔得像雪一樣，夜顯得更深了，高牆外的鄰方，送過來一兩句少女的歌聲。

而章茫，在這時也許正有徇憐的夢呢？

兩天來，周玲被姑母拖着到各個親友家去拜望，去辭行，使她騰不出一點時間，她單獨地遲疑了好幾次，才吞吐地向那慈善的老婦人說：

「姑媽，我能去看一個同學嗎？」

「你去吧，快回來呀，晚上就要走了。」

「是的——」她的悲哀中觸到一點欣喜，她很快地跑出去，跳上一部車子。

「我應該向他說些什麼呢？」在車上，她問自己，是絕望的，躊躇的，一直到了章茫的家門口，她很熟的走

進去，推推了穆的門，推不開，原來是上鎖了，她便走到後邊，輕聲喊着：

「章茫——」

走出來的不是章茫，是一個繡紋滿面的老婦人。

「章茫不在嗎？伯母。」

「啊，是周小姐，」那老婦人用昏花的眼睛看着她，含笑地回答：「他還沒下班呢，你坐一會吧。」

「不——」周玲遲頓一下說：「我要走了。」

那老婦人並沒有聽清楚她的話，她便退了出來，望望錶，才不到四點鐘，她埋怨地自己想著：「我爲什麼不到辦公的地方去找他呢？」

她吃力地爬上七層的高樓，在會客室的冷檯子上，等候了半天，才見一個人鬆懈地走進來向她說：

「章先生下午早出去了。」

這不外閃電的一擊，周玲的頭開始感到昏眩，她又遲遲地踏着階梯，一步步走下來，而這時候，她却不知道章茫也正從她的門口，失望地走出來呢？

回到姑母家裏，和姑母表姊妹在一起吃了飯，座上，姑父含着笑問她：

「你怎麼不高興，吃不下東西嗎？」

「才和一個同學分別回來，捨不開她的小姊妹，」姑母替她解釋着。

晚上，她們便匆匆地走了，周玲偷偷地寫一封信給了穆，裏面是轉給章茫的，在汽車上，她讓車子停下來，姑父問她：

「在做什麼？」

「發一封信。」她跳下去，將信送到汽車旁邊的郵筒裏，又跳上來。

「到上海，你會有更多的朋友。」姑父勸慰她。



她慢慢扭過頭去，爲了恐怕泣潤的眼睛爲他們看見。

第二天下午，丁穆正和茜玲並坐在沙法上，他吹着口琴，茜玲在唱一首英文歌，她的嗓子照樣委婉而宏亮，歌詞是動人的，慢慢地，在屋裏散揚着：

我希望許多人中有一個人愛我

許多人中的那一個，他稱爲「我底」

我希望許多人中有一個人和我住在一起

因爲我已經煩厭了孤獨的生活

請來看我，在一個月夜

在一個夜間，你一個人來

我將告訴你一個悲慘的故事……

忽然，一個郵差的推門，中斷了歌聲，他將一封信放在桌子上。丁穆轉過身將信取在手裏折開，向茜玲輕輕地一笑說：

「周玲到上海去了。」

「她走了，」茜玲看完信說，「我們又去了一個朋友。」

丁穆在燃起一支烟，他沉思着，忽然，推開門，高聲地說：

「章茫！他回來沒有？」

「還沒有。」章茫的母親回答。

## 十四

章茫看到那信以後，他悲哀地躺在在床上，走出了穆的屋子的時候，還可以聽見他的沉鬱的太息，茜玲用顫抖

的聲音，關切地說着：

「他好像很難過……」

章茫回到屋裏，躺在床上，他不停地翻着身，痛苦地呻吟着。

他想起了王亦夫，他已永久解脫了的朋友，他正永久地睡臥在田野上，伴一串凋零的日子呢。

「假使生下來就爲了忍受痛苦，那爲什麼不早些走向另一個世界呢？」他記起了穆的話，那閃閃的燈光像篝火樣地躍動着。

丁穆那兒有一支槍，他想到，但丁穆向來沒有拿起過，他知道那槍放在什麼地方，用它打死自己嗎？那或許還舒服一點。他從床上跳下來，跑到丁穆門口，丁穆的門正好鎖着，他又走到母親門口，敲敲門。

「誰？——」

「是我，媽。」

「你不是不舒服嗎？要吃什麼東西？」那老婦人依然沒有睡，她把門打開，用關心的眼睛望着他。

「你把丁穆門上那一把鑰匙給我，我拿一樣東西。」

那老婦人慢慢地取給他，急切地向他說：

「別用功了，不舒服還是睡一刻吧。」

沒有回答，他拿了鑰匙匆忙地跑到前面去，把鎖啓開，推了門又狠狠地關上，像做賊一樣地，他的心跳得非常厲害，房裏烏黑地，他把衣櫥的門打開，抽開一個小的抽屜，他怯怯地拿出那支手槍。

「丁穆沒有打死他自己，我却用它犧牲了。」他向自己悲痛地說，撫着冰冷的槍筒，「有子彈沒有？」他問着自己：「還是點着燈看一看……」

於是他點着了燈，槍的保險機扣着，子彈是裝滿了的，他苦笑一聲，笑聲和窗外的空氣一樣冷。把保險機扭過來，向自己說：「好了，只這樣一扣，完了，我就會像王亦夫一樣，一樣的，什麼痛苦也沒有了。……」

突然，他發覺自己的面前伸進一個人手，那手是溫熱的，使他突然地轉過頭。

「你做什麼？章茫。」

「……………」

「好了，不要再讓我教給你放槍的方法。教給你，怎樣才給打得準，一下子什麼都完了，」丁穆笑着說：「不然，打歪了還是要痛苦的。」

章茫沒有話說，拿槍的那手從那臉邊慢慢移下來。

「把槍交給我，」丁穆說：「你真是——」

槍從手裏丟到桌上，發出咚的一響，丁穆把槍拾起來，重新把保險機擰好，安置他：

「自己回到房裏哭一會，明天什麼都好了。一會你母親來，又找不少麻煩。」

「我不知道，」章茫痛苦地說：「爲什麼我們都是這麼苦地生活在這世界上，爲什麼我們不應該幸福呢？爲什麼我們還留戀這社會呢？」

丁穆把槍裝到口袋里，他溫和地說：

「我現在不想回答你，你還是去休息吧。」

章茫的母親也進來了，她問：

「丁先生也回來了嗎？」

「是的，剛剛回來。」

「茫，你在這裏取什麼東西，找着了沒有，還是去睡吧。」

「他在找一本書，那本書叫我借給茜玲了。」丁穆說：「其實，這兒有一本也很好的，章茫，你可以拿回去看看。」

他隨便在書架上抽一本書，交給章茫，章茫說

「好的。」便隨母親走到後邊去，重行躺到床上，睡不着，想到了穆讓他哭，但他又沒有眼淚了，把燈放在  
茶几上，挪在床頭，隨意地看看那本書的題目，是我默的「魯拜集」，便翻開當中的一張，低聲地讀下去：

請來隨我滲此平蕪，

這兒一邊是荒原，一邊是耕土，

囚奴與蘇丹的名分到此消亡，

儘他率罕默德安坐在黃金座上！

樹蔭下放着一卷詩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點乾糧，

有你在這荒原中傍我歡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

有的希圖現世的光榮；

有的希圖天國的來臨；

啊，且惜今日，浮名於我何有，

何有於遠方的鞦韆的鼓音！

請看周遭的爛漫的薔薇，

她說：「我笑着開來世裏，

一朝我的錦囊破時，

我把囊中的錢財散滿園地。」

有的節穀如金  
有的揮金如雨，  
死後不能化爲金泥，  
更爲人所擷取。

人所繫心的現世的希望易灰，

或則一朝繁榮，而又消毀；

比如那河面的白雪，

只揚得一兩刻的明輝。……

他又翻一頁看下去。

——「科學告訴了我些什麼？物理化學把我苦害了十幾年，」他向自己懷疑地問着：「科學告訴我，一切生物都是由於原始的單細胞生物演進而成。一切的個體都成於唯一之細胞，都爲唯一的胎原細胞所分化，細胞的要素是蛋白質，炭水化物，脂肪；組成這三種要素的原質，又不外  $\text{N}$   $\text{H}$   $\text{C}$   $\text{O}$   $\text{S}$   $\text{P}$  等簡單的原子——」

——「其實，科學繼續會告訴我們，這些原子已並非簡單，各個原子的內容都是一種極複雜的宇宙；量子，電子，便是這宇宙中的恆星行星，僅只  $\text{N}$  已可以分爲  $\text{H}$  與  $\text{Helium}$  了……然而量子電子究竟爲什麼存在？他們的第一原因，假使有時，科學却不會告訴我爲什麼？……」

——「在我所居住的整個銀河系，是絢爛，複繁而無限的，一克來姆的力會化成三四億萬「馬力」時的力量；而一個人，在地球上多麼渺小，一個地球在整個銀河系裏多麼渺小，在無數螺旋星雲凝集而別成一系，整個宇宙，無數的太陽在閃射無量的光能，我，我是什麼？我的悲苦是什麼？……」

「這，這本書多麼無理呀！」他叫着，將「魯拜集」扔到地上去，把燈擰滅，這次，他倒真的有淚了。  
窗外的風像一個沙啞嗓子的老婦，有簌簌的雨聲打着鐵板。……

# 張泰和堂參藥總號

第一分號：中山東路土街口西首

吉林人生	關東鹿茸	蒙自玉桂	北洋魚肚	新洲白燕	暹羅毛燕	四川銀耳	吉林哈士蟆
杜飯花露	各種藥酒	八珍藥糕	精製飲片	虎鹿龜膠	極陳阿膠	野於潛朮	紫油茄南
外科六神丸	萬應內傷丸	百補全鹿丸	精製參芪膏	養陰清肺膏	立止頭痛散	肝胃氣痛散	野何首烏粉

第二分號：莫愁路文津橋境

總號地址：建康路一八號

敬請各界仕女參觀無任歡迎

內設

## 南京家庭什物行

專門買賣  
代客徵求  
委託寄售家庭一切應用什物

中西木器部  
應時衣服部  
銅錫磁器部  
鐘錶字畫部

地址：中華路北首錦坊

南京分店：大中華商場內

大衆化

### 地毯

美術化

經濟美觀耐用

大小尺寸齊備  
顏色花樣繁多

中國藤柳草器廠  
總店：上海西摩路二〇一號

上海銀行公會 上海銀行公會 上海銀行公會  
**上海匯源銀行**

各埠匯兌往來

活期定期存款

信託放款押款

代理收款解款

其他銀行業務

分行 總行 辦事處

南京 建康路三五〇號

蘇州 西中市一四〇號

無錫 北塘大街

武進 大廟街

上海 甯波路九四號

電話 一八二五七轉接

各部

蘇州 觀前街

無錫 城中復興路口

武進 西門外西直街一

三〇號

作品 一卷五期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編輯 野 華 書局發行

主編人 田

發行所 王

印刷 新東方公司

全國各縣書局 零售每本一元

經理 野 華 書局

上海 五洲書報社

北平 藝術與生活社

願代售本刊者請向野華書局

或各關係方面接洽

本刊暫不承收長期訂費

# 中央儲備銀行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 上海分行

## 南京總行

行址 外灘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八六二八  
 電話 一七四六三  
 一七四六四  
 一七四六五  
 一七四六六

行址 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 CENTRE BANK  
 (各地一律)  
 電話 二二二一〇  
 二二五四一  
 二二五四八  
 二二七五一

(部各接轉)

(部各接轉)

資本總額 壹萬萬元

蘇州支行	杭州支行	蚌埠支行	廣州支行	漢口支行	甯波支行
行址 觀前街一八九號	行址 太平坊大街	行址 二馬路二九四號	行址 長堤大馬路二六八號	行址 湖北街九號	行址 江廈路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報掛號 中文六三二八	電報掛號 中文一一三五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 一八五六 六九五	電話 二七七〇	電話 二五八	電話 一七一三一	電話 七六五〇	電話 七六五〇

## 各地辦事處

蕪湖：中二街  
 常熟：老縣場  
 無錫：北門大街  
 南通：西大街  
 揚州：左衛街  
 太倉：稅務橋  
 嘉興：望吳橋  
 常州：西瀛里  
 泰縣：彩衣街